



菘竹堂稿卷四

葉文莊公全集十

七

崑山 葉 盛 與中

著

七言絕句

至惠州寄王給事

惠州西有蘇州驛東有水東驛予嘗以水東自號

行過蘇州望水東  
惠陽風物似吳中  
異鄉便作家鄉看  
只欠黃門語笑同

惠州感事

旦起偶成

居庸關北故年時  
曾和坡翁睡美詩  
今日惠州烟雨裏  
開門惟見日光遲

惠州按察分司

有元僉憲周伯溫廳石記并所篆冰玉堂扁

墻角疎篁翠作叢  
門前榆柳幾秋風  
惟應數點青峰石

曾見前朝玉雪翁

二

嶺海當時得蓋臣，  
令如秋肅惠如春。  
須知冰玉堂中吏，  
曾是宣文閣下人。

寄虞啓東親家

難兄難弟奉慈親，  
門巷蕭條遠俗塵。  
瓦鼎有香書滿案，  
不知紈綺是何人。

二

咫尺金潼間玉遮，  
清風須使後人誇。  
豈惟百世姻婭好，  
更是同朝法從家。

三

天涯海角宦情賒，  
已見紅梅三著花。  
便道逢君知有日，  
早秋時節上京華。

宋徽宗所題徐熙墨魚

五國陳橋萬里餘，  
漫教人惜瘦金書。  
當時不得求伊呂，  
辛苦徐熙品畫魚。

逸老堂詩四章爲龔大章先生賦

傍花隨柳水雲邊，  
纔聽新鶯又一年。  
試問朱門并紫陌，  
幾人頭白未歸田。

同甲主人二首

遮莫驕陽苦作蒸，  
綠陰還我樹層層。  
健時拄杖都拋却，  
獨立池邊看采菱。

三

香稻鱸魚喜及時菊花多處是東籬尋常醉倒君休笑  
同甲生人看有誰

四

一窓殘雪夜娟娟教取諸孫事簡編可是眼明閑不得  
自題詩句慶豐年

肇慶歎桃花

窓前一樹小桃紅絕早芳菲著夜空自是易開還易落  
莫教輕薄怨東風

卽興

朝看科斗作文書暮聽蛙聲鼓吹如自笑眼昏兼耳聵

每驚時物一欷歔

二

菜甲連畦雨乍晴行間惡草也敷榮芟夷莫怪園丁嬾  
春意來時一樣生

三

養得山雞比鳳凰一般毛羽絢文章雖然未是明廷瑞  
俗客相逢喜倍常

四

手植新松數十栽過頭連日困蒿萊誰言骨格難分別  
霜雪隆冬好看來

題四時花鳥圖

桃花昨夜雨中肥  
夾竹齊開趣不稀  
更有惱人春色在  
鴛鴦欲睡燕子飛

馴雉將雛傍石田  
黃鸝千囀立花前  
南風一段溪園景  
不是中牟是鞏川

金粟花時朶朶新  
天香馥郁更無倫  
飛來山鳥休殘却  
留待蟾宮第一人

四

霜風烈烈振梅花  
兩兩鸕鷀瞰雪沙  
俯仰乾坤同潔白  
妖紅不復數山茶

擬題院人雜畫并瑞應諸圖

共一百一十八首時在病中

桃花鸕鷀

春雲載雨落誰家  
催得天桃盡著花  
最愛一雙鸕鷀好  
相親相近浴晴沙

荷花鸕鷀

屬玉朝來肯受飢  
行行何苦自懷疑  
荷花荷葉分明處  
莫道遊魚不爾知

芙蓉鴛鴦

芙蓉如面水如神  
不見凌波起鞦韆  
塵料得香魂多變幻  
一雙文鳥是前身

梅花喜鵲

寒花一樹雪中開  
靈鵲喳喳去復來  
不比尋常輕報喜  
還將金印蔡州迴

天香 鵲鵲

語言曾累晉司徒  
進入唐家困道途  
爭似一枝斜立處  
暖風晴日自相呼

練帶

桃花不讓海棠紅  
白練飛來立曉風  
誰信馬嵬坡下路  
三千脂粉一齊空

鵲鵲

常向人家問弟兄  
然其春粟恨難平  
多情誰似秋原鳥  
不肯離羣獨自行

蠟紫

野棠枝上雨初過  
獨立山禽奈晚何  
叫徹數聲君莫厭  
如今人世蠟言多

鷓鴣

點點飛鳴箇箇馴  
郊原花草正如茵  
方當大廈重脩日  
恐有儒衣類爾人

鸚鵡

雕籠不到隴山陽  
飛去花枝亦故鄉  
誰謂巧言能害物  
禍生元自恃文章

白頭雙雀

辭却雙親賦遠遊  
榮親有志未云酬  
高堂鶴髮垂垂老

忍對山禽稱白頭

歲寒雙雀

玉樹梢頭亞雪花和鳴翠羽立交加紛紛燕雀真堪笑  
只戀春風王謝家

鶴

整整脩翎只欲飛傳書新自海南歸龍樓日護青宮駕  
見慣元僚一品衣

鳩

懶教鸚鵡怕聞鶉惟爾鳩鳩最可憐記得數聲何處聽  
黃梅雨裏看秧田

鷹

解繚容易下鞦韆難莫作尋常鳥雀看能事底須誇擊搏  
要從天上別梟鸞

鶯

拂樹穿花何處尋海棠枝上綠楊陰金丸只打鴛鴦瓦  
好是君王愛物心

魚

江湖筒簫正憐渠曾寄殷勤尺素書為感故人情意厚  
霜刀不遣入吾廬

蟹

八月團臍分外肥緯蕭常挂綠簑衣平蠻會有功成日  
酌酒持螯願不違

龍

九淵頭角斲從容  
蛭蟻區區可得從  
一日為霖上天去  
也知無處覓靈蹤

虎

弘農昔日政聲多  
見爾攜家北渡河  
不用虛名事號噉  
山中藜藿近如何

麒麟

龍頸龜紋出苑墻  
不須徵貢去遐方  
唐虞已往成周遠  
盛福于今見我皇

鳳凰

不是明時不並游  
自然羣鳥避風流  
梧桐老大琅玕實

千仞還他最上頭

獅子

東巡當日見軒皇  
西域今來被寵光  
十萬毛羣皆辟易  
可應人說獸中王

駝雞

飲啄西南雨露甘  
玄翎玉翮總氎氎  
家雞累百何曾見  
傳語人間作美談

馬哈

奇獸遙來自海山  
等身玄壁角彎環  
試看靈囿徘徊處  
應與神羊伯仲間

福鹿

初名福狸



素質玄章繡尾輕  
貢來初向玉階行  
番王萬里知歡舞  
爲喜承恩得賜名

白象

炎洲人訝雪山來  
柔毳脩牙絕點埃  
曾見齋宮時饗後  
親馱法駕響春雷

白鳥

從來此鳥號會參  
况復毛衣雪色淡  
不是聖皇崇孝治  
啞啞那得感天心

白海青

鐵爪金眸間雪翎  
虞人偏重海東青  
宵衣聖主疎田獵  
隨例何須進闕廷

白龜

八陣規模玉雪標  
魚龍隊裏久同朝  
天戈正欲平西寇  
靈物來時應不遙

騶虞

名重周詩似有因  
獸中惟爾獨稱仁  
雍雍還許麒麟並  
豺虎何緣躡後塵

玄兔

區區三窟正徒勞  
天近玄雲地位高  
月裏姮娥應識字  
墨池先得試霜毫

馬

翦拂蕭稍歲月淡  
柳營多暇自沉吟  
主家恩重青芻秣

萬里何人共此心

牛

十年鞍馬走風沙  
萬里檣烏泛海槎  
羨殺牧兒牛背上  
弄雛歸去夕陽斜

鴉

寒影常隨日影低  
可憐朝暮逐東西  
君王只解憐飛燕  
莫向昭陽殿上棲

鴈

歲歲南來只一冬  
春回那得更相從  
鴈飛只到衡山住  
人過衡山幾萬重

孔雀

不是金屏畫不成  
文章五色最分明  
莫教輕比山中鳥  
夫子家禽久得名

鷓鴣

城中官長不知名  
只在谿山險處鳴  
公道近來行不得  
耳邊安得寄春聲

百舌

從來君側怕讒人  
此鳥多言恐未真  
蚯蚓飽時飛去好  
太平歡樂萬家春

巢燕

一度銜泥一度春  
茅簷華屋總棲身  
翟公門下重來客  
不識何顏見主人

鷺

王氏佳兒晉右軍遺經玩物豈無聞平生厭說籠鷺事  
道德黃庭未足云

鴨

昔人曾慕陸龜蒙從此移家甫里東養得千頭花鴨好  
也曾親試竹枝弓

犬

莫說尋常守夜功一生多賴主人翁陳家豢養吳家賣  
同有清貧孝友風

貓

淳于殺鼠只朱書許邁靈符患亦除慙愧狸奴供職嬾

不知觀蜡意何如

蜘蛛

羅網高張一面新青蟲無命自己身王生毀去偏多感  
恐有機心害物人

螳螂

青草邊頭怒足舒齊莊此日且回車披圖不奈無人歎  
猛士如今見有渠

絡緯

絡月縑風夜夜聲獨憐今夕倍傷情寒衣未寄邊城遠  
自剔殘燈聽到明

蟬

萬年枝上學和鳴  
風露淒清稱雅情  
未必金貂解謀國  
莫教飛去污冠纓

自逞光輝處處過  
兒童將謂見星河  
不知一夕清霜後  
荒草寒煙奈爾何

蟻

神龍得水豈無時  
大樹誰云可撼之  
指點蚍蜉憐爾輩  
營營終日竟何爲

牡丹

華屋朱欄繡幙遮  
天香國色總堪誇  
無心不管羣芳妬  
自是君王第一花

芍藥

一種靈根雨露濃  
當階翻處好顏容  
盧全未必過韓愈  
莫向東風歎未逢

冬青

帶雨移栽數尺齊  
先塋前後路東西  
清和時節花如雪  
要著慈烏在上啼

櫻欄

異種分來自蜀門  
青青密葉似雲屯  
如今割剝無征斂  
默受中天雨露恩

螺

纍纍寒玉護春泥  
拾得盈筐手自提  
白酒儘堪同一醉

水車聲裏夕陽西

蚌

秋蛤離離徧海傍  
人云合浦自非常  
一般模樣休相訝  
中有驪珠耿夜光

鷗

一從朝籍去皇州  
玉羽相看憶舊游  
早晚尋盟何處好  
桃花春水釣船頭

鳧

西風唼喋下烟蕪  
稻滿沙田水滿湖  
怪底漁郎輕蕩槳  
一羣飛去隔菰蒲

雞

如何不遣去充庖  
日出桃都爾便號  
晨省早朝皆有力  
不言五德也功高

鶻

梳翎礪爪炯雙眸  
猛氣英英萬里秋  
我有縑錠猶在手  
草間狐兔莫淡愁

猿

生長南州素有名  
一聲長嘯晚風清  
太平天子非狂楚  
容得山林引子行

鼠

不慕陳紅慕澗松  
厠中何地可相通  
莫因微物忘脩省  
只此賢愚自不同

蜂

春風吹蜜有奇香  
花裏經營號最忙  
寄語腹中懷劍客  
語言何得媿蜂王

蝶

一年春色似驚波  
日日花開得幾何  
縱有滕王是知己  
斷縑殘粉恨偏多

九鸞

烟雨秋塘立九鸞  
畫圖名義許誰知  
只應善學覃懷許  
推廣千思與萬思

三鸞

兩兩春鉏玉雪勻  
飛來一箇漫相親  
畫師作此非無意

爲警多思反惑人

雙喜

人間何事喜連雙  
送喜靈禽亦異常  
好是天門金榜下  
承恩歸去拜高堂

五馬

太守何人出漢廷  
童謠在晉有誰聽  
看來彷彿周時筆  
貌得明堂聚五星

草蟲

碧草春來滿地生  
蠕蠕百物恣游行  
須知動植關元氣  
總是皇家發育情

花鳥

花開花落奈愁何  
獨自飛時獨自歌  
莫謂一枝棲息好  
春光不似上林多

花擔

春風吹出賣花聲  
滿擔妖嬈畫不成  
猶有往時兒女態  
相逢欲問未知名

瓶花

嫩白嬌紅朵朵新  
膽瓶晴漾十分春  
已無年少風情在  
閑與爐熏對病人

紫薇

一樹猩紅滿意新  
南風吹雨濕津津  
絲綸閣下重逢處  
青眼相看似故人

海棠

娉婷雅麗見應稀  
愛賞來看盡日歸  
淡夜定須明燭照  
荒淫誰說比楊妃

芭蕉

風攬紅蕉未可停  
幾回和雨帶愁聽  
閑來學得臨懷素  
書破雕欄幾葉青

水仙

薄薄烟籠渺渺波  
柔香澹影晚來多  
仙魂寂寞知何處  
不奈良宵月色何

薔薇

託根庭院是誰家  
滿架香風度碧紗  
望望東山人不到

幾回開盡月中花

蜀葵

不種名園種吏衙丹心一點炫朝霞寄言有志忠誠者  
莫看紛紛野草花

瓜

龍蹄獸掌種般般幾度窺園帶雨看林下客來茶話久  
呼兒削出水晶寒

茄

近來三月病腸疽止毒惟應愛落蘇况是小園枯旱久  
自攜新水灌新株

菘菜

野苧相高馬齒齊玉盤筐篚動春畦青青自有嘉蔬在  
偶爾園官著眼低

蘿蔔

朱門酒肉怕招尋冰玉蕪菁是賞音憑仗莫呼諸葛菜  
老來仍有厭兵心

竹

黃陵祠下記曾過青草茫茫自淥波隔岸似聞瑤瑟怨  
一簾明月奈秋何

梅

萬朵寒花凍不消玉人何處路迢迢相依只許瑤臺鶴  
不見飛鳴過六橋



松

秀色雄姿接杳冥  
冰霜歷盡正青青  
樵夫不解憐枝葉  
誰識根深有茯苓

栢

昂昂千尺虎龍姿  
雨露栽培閱歲時  
大厦若需梁棟具  
工師相見莫相疑

檜

團團香葉綴膠枝  
不占山巔占水涯  
結伴日多松栢在  
根深何用世人知

桂

擢桂當年到禮闈  
至今香霧撲人衣  
自知不是忘情者

每到花時有夢飛

萱

慈母堂前手植萱  
見花那得見魚軒  
惟應朶朶頰紅萼  
是我餘生血淚痕

蘭

池館亭臺耐久看  
潭邊澤畔也能安  
從教冷落無人採  
自有幽香自可歡

枯木竹石

老樹年深兀老蒼  
竹君石丈共徜徉  
獨憐叢棘非儔侶  
都屬山翁細品量

蘭蕙同芳

看他蘭蕙在中林接葉連枝雨露淡小翠也知同類好  
廉頗賈復果何心

紅葉

白露為霜日漸加青林遠近爛蒸霞自憐老眼晶光少  
錯認媽紅二月花

落花

狂風一夜著繁枝或作高飛或倒吹金石縱堅難比並  
春來還是再生時

枇杷

名同音器不須誇顆顆攢金味更嘉薦入冰盤消溽暑  
令人追想雪中花

蟠桃

六千年裏一花開春滿瑤池特地栽周漢帝王真好事  
不知王母可曾來

蒲萄

高架扶將近水開纚纚馬乳漫成堆莫欺一斛扶風酒  
曾博涼州刺史來

石榴

種移西域或新羅結實開花錦作窠一瀉玉盤三百顆  
可應人比子孫多人

梧桐

高岡高處與雲齊坐使人間草木低衆鳥只應回避好

好枝留待鳳來棲

楊柳

莫嗟楊柳易凋零人到中年鬢已星霜鬢可能如柳色  
一回春到一回青

橘

洞庭霜後熟纍纍三百書題寄我時昨日買來人不識  
可憐酸澀似棠梨

槐

三公屹立在朝行嘉樹連陰護廟堂只恐位高能變節  
看花須念爲誰忙

菊

不喜東風蝶遶枝秋光冷淡正相宜于今處處花開遍  
只欠韓公老圃詩

梔子花

林間雪白異羣芳六出還聞八出強未必上林移不去  
人間合著許多香

夜落金錢

花前別去走花街屢卜金錢苦未諧小女也知憐阿父  
曉庭收拾上銀釵

七姊妹

婀娜參差箇箇奇香風吹到返魂時封姨號國休相擬  
貞烈多應是七姬

草

東風吹綠遍天涯何事王孫不到家最是可人三月節  
一堤新雨一川霞

萍

星星數葉在前池雨打風欺未定時飄泊偶然何足笑  
充饑還有楚王知

杏花

笑殺鬢鬢羯鼓催清明誰問酒家來廬山熟比嵩山熟  
要使貧人飽食回

桃花

年年春色住京華看盡玄都觀裏花不用劉郎憐道士

殘紅流落已塵沙

李花

無言又放一番春朵朵輕盈不浣塵只有  
讓他元稹作詩人

梨花

何處東闌雪一株百年身世只須臾看花又過清明節  
惆悵令人憶大蘇

蓮花

淺紅淡碧水東西不惹塵埃不染泥一自濂溪題品後  
豔詞誰聽若耶溪

拒霜花

傲殺西風拒曉霜江頭十里錦雲鄉誰言不得東君意  
儘有人誇晚節香

桑

官家催絹不停機半作儒衣半鐵衣我縱號寒也無怨  
年年春雨一筐歸

麻

錦衣紈袴逞風流富貴翻嫌不到頭何似小園青苧好  
婦姑織作子孫收

麥

芄芄覆隴午風按南畝西疇萬頃多無復王師當此際  
兩岐隨處聽謳歌

稻

香稻穰穰歲有秋一生勤苦自為謀王租甫畢先祠退  
白雪翻匙飽即休

自題朝服像

南北驅馳二十年涓埃未有報皇天惟應謝却朝簪去  
薛澱湖邊一釣船

題龐郎中像

風沙裘劍亦云豪別取賢科贊六曹壯志盛年須努力  
恩波萬里正滔滔

病中即事

飲食尋常到口難病餘腸胃正虛寒黃雞白鴨都嘗過

空對厨人說素餐

黃赤二色雞烏背白毛鴨俱養近數年老者能療疾

張布政墨竹次王抑菴韻

宣德堂前一枝玉幾番雷雨恐成龍清風披拂薇垣露  
滴滴能令海宇豐

二

昂昂直幹青青葉雨露多情日夜滋待得簫韶成律後  
廟堂高處助威儀

廣民屢上集古詩

句句牽聯首首奇體兼古近共稱宜翰林典籍孫遺風  
在怪得人人會集詩

橫石磯夜雨中悶坐

風雨連朝苦未休湏陽峽裏湧潮頭無情最是苔磯水  
一夜潺潺送客愁

二

客愁何處鬢成皤嶺海頻年盜賊多民食上供兼饋餉  
不知春種竟如何

胡叅政竹石

英皇進士初科盛花縣棠陰到處繁別有忠貞留栢府  
况聞清譽滿薇垣

二

誰在薇垣不厭看珊瑚石畔碧琅玕時來富貴何須問  
但保清貞共歲寒

程源伊墨竹

秋雨垂垂濕未乾  
湘簾風起玉聲寒  
知君素有凌雲志  
暫向廬陵郭裏看

懷玉山馬驛感懷

懷玉山淡匱未開  
山前惟見白雲堆  
白雲笑我何多事  
十九年中五度來

溪邊書所見

澹澹裳衣婉婉身  
汲溪雙甕擔頭勻  
如何不在淡閨裏  
莫是淡閨解妬人

題扇畫贈王文靜次鄭介菴韻

富貴浮雲未足誇  
夢魂元不到京華  
問奇艇子來尋處

進福橋西第幾家

周孝子詩

從來下濕是吳東  
夜火燐屍習俗同  
誰似古塘周孝子  
遠尋石槨到山中

二

旂竿不倒見東家  
又見西家說咒沙  
獨羨古塘周孝子

一編家禮待公爺

三

王程火急夜無眠  
南海歸來暫泊船  
見說古塘周孝子  
寫詩相遺一留連

老節詩題竹次龔鈍菴韻

萬紫千紅不當奇此君奇處自家知看他老境冰霜節  
直到風雷變化時

五言 題顧氏墓所梅花畫壁次鄭介菴韻

昔聞陳墓塔層層今日淒涼不可登惟有梅花舊時月  
夜淡還照定中僧

二

壠樹年淡綠幾層故人今此兩回登春秋拜掃君家事  
可用蓮池託老僧

三

湖上風高浪作層畫船偏向月中登馳驅畢竟成何事  
却把閑情愧野僧

訪虞氏子孫得觀雍公邵菴遺書故物介菴留

詩其家因次韻

前朝宰相有聞孫學士文章幾卷存騎馬偶來尋故事  
一谿寒玉映高門

至蘇州聞虞氏舊物已廢失因復次韻寄之

青城曾告爾諸孫無田無宅惟書存遺書不多且收拾  
莫負蜀西忠孝門

次韻題梅贈人

片帆昨日下午江城相見知君舊有名除却梅花無可贈  
殷勤持去作雙清

賈氏先墓表



眉山譜牒謹前聞又見歐陽表墓文誰有風流繼前輩  
邯鄲郭裏賈家墳

鶴有宮袍豸有冠何人得似早能官君恩祖德真無忝  
孝子忠臣百代看

崔侍郎挽詩

過却稀年又進官金輦繡服下朝端須知賢子由賢父  
莫說君臣際會難

二

鶴比清癯玉比溫廣宗人物有誰存看他勅葬墳前樹  
葉葉都承雨露恩

宣府察院有懷南華李公

子故李公宣府屬且累有書薦茲又適交

承焉

元儒松雪號名流入院先須拜雪樓塞北行臺那可繼  
長官班壓殿東頭

重過龍門峽解嘲自和

雲州一住五年期十載重來誰得知說與州人莫相厭  
龍門峽裏看新詩

二

粵南薊北總無期往往來來只自知不是天教不歸去  
龍門峽裏要留詩

三月三日清明



衰柳寒蟬是客愁

展御史竹軒

金榜輝輝下玉除  
繡衣聲價有誰如  
到家還向幽軒坐  
菘竹邊頭讀舊書

二

燕山地冷不產竹  
近日軒墀綠數竿  
李白桃紅非不愛  
芹蕪難與一般看

三

六逸文章世有傳  
七賢風致亦超然  
由來取法須從上  
還詠武公淇澳篇

定襄郭公以像贊見寄用舊韻作小詩六首答

之

聖主恭勤法祖宗  
大開麟閣賞元功  
干城若說當年事  
先向雲中詠國風

二

五朝人物自洪熙  
宿衛邊藩盛一時  
况有閑情多著述  
書成當繼古人為

三

百萬貔貅被寵光  
還將燮理論陰陽  
朝回緩步歸青瑣  
玉殿西頭月滿廊

四

迂愚學術本空空  
只有清貧是父風  
江海十年人老大

鯨鯢猶在敢言功

五

陳情一疏九重知病到中年不可為最苦國恩忘未得  
區區結草是何時

六

陋貌何由近末光錯將丘壑置巖廊品題却有二都筆  
紙價逢人問洛陽

梳頭見白髮

少小勤渠老大驚一官千里未成名固知人事相欺得  
白髮于今也世情

題謝孔昭小畫次韻

謝孔昭先生吾郡清脩雅尚士也所著有葵丘集行  
世永樂九年客寓南都時亞卿楊公勉為翰林庶吉  
士與先生相往還遂有此詩畫之贈夫當時諸公祇  
承德意劬學之餘其所以充廣見聞優游藝苑所與  
內交猶不失為先生者流其志意氣象可見已秀才  
朱佐知蓄此吾懼其不知所自且重有感乎文皇之  
教也因次韻歸之若夫文皇帝教養之盛諸公報稱  
之勤佐其尚有考焉

五十餘年著政聲

甲申諸公如王文端公  
天順初元始去吏部

文皇當日御

層城至今崇禮坊中月直照吾伊到曉晴

對雪山作

今年雪多且雪早處處青山常白頭浩蕩春風何日至  
眼前還我舊交游

十七日感事

徒聞盧坦對黃裳未見潮州出贊皇古往今來多有此  
不須辛苦問穹蒼

二十二日立春志喜

萬物凋殘已不禁忽聞春至獨驚心憑誰挽得東君住  
莫使人間見積陰

響水鋪見宣府官屬有感

雞鳴山下水濺濺此地重來十二年四品美官三品祿  
淡慙無力報皇天

聯句

看雨聯句

火雲不入山葉吹作一川雨來與南風俱周兆自西畢

主脚拖銀竹勻劉聲逐鐵馬聚地濕何時乾葉屋漏教

人補連綿尚如麻周優渥方起稔翻盆勢未已劉跳珠

點難數豈厭露席多葉不覺移床屢倏焉溝澮盈周紛

爾柯葉俯朱簾捲暮爽劉白羽歇朝暑初疑蛟龍行葉

忽訝商羊舞催詩本無意周潤物良足取雖驟匪終日

劉諒啓亦卓午墻陰上苔蘚葉樓頭翳鐘鼓偶逢天地

解周幸免雷霆怒老僧寧得同劉君子思與伍振衣詫

新晴清風滿環堵葉

今日檢舊書偶得片紙蓋景泰中予在京師與同年  
周次玉劉欽謨對雨所聯詩也惜當時篇章未成今  
紙復脫落  
漫錄次之

集句

戲贈文綱

少來學文恥學武紛紛輕薄何須數公門百事皆有期  
百事勝人健如虎罷官昨日今如何世上功名不解取  
世上未有如公貧布衣不得干明主欲將書劍學從軍  
淡山窮谷不可處由是蹉跎一老夫事官上下無言語  
到家但見妻與子遼東小婦年十五前年上書不得意  
絕咽斷骨那可補誰料翻為嶺外行千山隔今萬山阻  
聞道遼西無鬪戰神兵廟略頻破虜天地再新法令寬

各使蒼生有環堵龍門雨裏識君時絲繩玉缸酒如乳  
說道平生隱在茲我醉橫眠枕其股皇恩若許歸田去  
相學如今種禾黍今日天涯各避秦東過梁宋非吾土  
烹葵摘果告我行使我三軍淚如雨惜君只欲苦死留  
廟中往往來擊鼓于公大笑向余說中貴由來盡相許  
詔書許逐陽和至可憐光采生門戶關東尺書醉懶題  
山高海濶誰辛苦

約軒

約禮之時已在中誰言妙處費形容試當事上淡加察  
惟在能加克己功

曾子尚憂三者失事來心向禮中行殷勤夫子明斯意  
具體顏淵罷不能

三省真傳入道門急將此意省吾身莫教事過方纔省  
軻死如何道乏人

過浩門嶺

嶺北有松萬株望之鬱然相傳文皇北巡日嘗禁翦伐

又來此地避干戈此地曾經翠輦過樹木猶為人愛惜  
太平功業在山河

長安嶺候叔璣汝成不至

鄉里衣冠不乏賢春風雙佩好朝天可中三日得相見  
獨上江樓思渺然

二

能解閑行有幾人惟君與我最相親可中三日得相見  
重繫蘭舟勸酒頻

清明日金潼墓祭後仲益令季十郎誦陳剛中

安南十首因取剛中所棄餘如數集成付之

皆唐句

四千里外北歸人

柳宗元

陌上愁看淚滿巾

劉長卿

正是落

花寒食雨

韓偓

每逢佳節倍思親

王維

二

洛陽城外清明節

韓愈

身逐戎旌未得還

武元衡

今日登

臨惟有淚

司空曙

石楠雖好懶頻攀

司空圖

三

高墳新起白峩峩張籍碧樹如烟覆晚波趙嘏不用清

明兼上巳王維東城南陌強經過釋皎然

四

窓燈欲滅夜愁生雍陶事事堪傷北客情高蟾寂寞遊

人寒食後溫庭筠一場春夢不分明

五

杜陵寒食草青青韋應物獨坐東南見曉星薛能小弟鄰

莊尚漁獵王昌齡昔年親友半凋零竇叔向

六

千村萬落如寒食韓偓多少樓臺烟雨中杜牧不用憑

欄苦回首杜牧故人墳樹五秋風杜牧

七

寒食家家送紙錢張籍紙錢那得到黃泉王建山頭松

栢半無主張籍零落殘紅倍黯然柳宗元

八

萬事傷心在目前司空曙清明幾處有新煙張繼丘墳發

掘當官路韓愈落日淡山哭杜鵑李羣玉

九

美人寒食事春風薛能萬里鞦韆習俗同杜甫更上高

樓望江水顧况人歌人哭水聲中杜牧

十



十年拋擲故園花薛能寒食東風御柳斜韓翃莫怪臨

風倍惆悵溫庭筠男兒所在即為家杜牧

副都御史年公曩以戶侍同領巡撫之命別去

既久音問杳然閑假唐詩以代予意

司徒清鑒懸明鏡杜甫銜命山東撫亂師韓愈聖代祇

今多雨露高適青春衣繡共稱宜劉長卿

二

百越南溟統外臺劉禹錫一官常懼處非才薛逢哀哀寡

婦誅求盡杜甫莫遣黃金漫作堆張祐

三

知公不久歸鈞軸韓愈世路干戈惜暫分李商隱共荷發

生同雨露皇甫會莫欺荒僻斷知聞韓愈

已卯清明集句十首寄與謙

已卯清明前七日瀧水班師至德慶時西廣邊報益

急且追惟金潼墓祭已及三期而不肖掃松之役僅

得中間一迴耳不勝家國憂思隕涕不已因再集唐

句十章用續去年故事云

枕榔榔葉暗蠻溪李德裕曲岸籠雲謝豹啼張泌料得心

知寒食近李紳宦情羈思共悽悽柳宗元

二

風景依稀似去年趙嘏每逢寒食一潸然趙嘏不堪腸

斷思鄉處李德裕望盡黃茅是海邊柳宗元

三 寒食花開千樹雪王表 梨花梅花參差開崔魯 把酒看

花想諸弟韋應物 為君移向故園栽曹鄴

四

持節東行捧德音劉禹錫 西山寇盜莫相侵杜甫 桃夭杏

豔清明近羅鄴 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

五

從今直到清明日陸龜蒙 莫動哀吟易慘懷張泌 誰道桂

林風景暖戎昱 古城陰處冷淒淒王建

六

十年流落賦歸鴻譚用之 一見清明一改容鄭準 今日嶺

猿兼越鳥韓愈 此身飄泊苦西東杜甫

七

何時反旆勒燕然劉長卿 早是傷春夢雨天韋莊 兩地山

川分節制武元衡 清明日出萬家煙王表

八

流水桃花滿澗香宋邕 清明時節好風光來鵬 舊山山

下還如此羅隱 望遠思歸心易傷獨孤及

九

煙花零落過清明崔魯 况復看碑對古城盧綸 從此憂

來非一事柳宗元 百憂如草雨中生薛逢

十

綺陌塵香曙色分楊巨源鳴笳疊鼓擁回軍岑參看春已

過清明節竇常回首姑蘇是白雲皇甫冉

庚辰廣中寒食時予將有入覲之行再用故事

集唐十章楚鄉秦川云者予十年前嘗遊楚

今潯州有秦川堡在焉

龍馬精神海鶴姿李郢楚鄉寒食橘花時劉禹錫如今羸

得將衰老羅隱相望長吟有所思柳宗元

二

日照雙旌射火山曹唐幾回青瑣點朝班杜甫若為化

得身千億柳宗元寒食離家麥熟還王建

三

兔走烏飛不覺長韋莊新墳空葬舊衣裳曹唐衣裳著

時寒食下張籍牽引春風斷客腸韋莊

四

秦川寒食盛繁華崔顥少女風前爛熳花薛逢雲物不

殊鄉國異杜甫不知墻外是誰家郎士元

五

柳不成絲草帶烟溫庭筠踏青過後寒食前韓偓可憐時

節堪歸去趙嘏泣把山花奠几筵皮日休

六

遊客春來不到家崔顥應將性命逐輕車李頎今朝寒

食行野外韓愈不見人煙空見花韓偓

七

回首東風一斷腸羅隱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虛霽周

舉為寒食杜甫何況扁舟非故鄉鄭谷

八

春風倚棹闔閭城劉長卿萬里歸心對月明盧倫鶻鳩聲

中寒食酒趙嘏一杯思與孟嘉傾張南史

九

恩當冷節賜餘歡張籍鶯囀皇州春色闌岑參弱柳朱

勝寒食雨張泌和風時拂玉闌干王貞白

十

終日思歸韓愈况逢寒食欲沾衣韓偓桂江東

過連山下柳宗元恨不身先去鳥飛韓愈

集趙松雪句寄叔簡諸公

予往年西行時餞飲於叔簡兄家與季聰同仁聯句  
數首當時有金本清次韻頗多軍事倥偬猶能記其  
舊韻偶見趙松雪詩喜其句法淳古因依前韻集之  
寄諸公云末首用歸字者雖本趙公所作亦以著予  
志焉耳

我來君去苦相違蕭索山川樹影稀知己如今居鼎鼐  
休文何事不勝衣

二

正坐清談與世違相思何故信音稀千年只有陶彭澤

誰似先生早拂衣

三

把酒論文雅志違交情如子定應稀  
繡筵寶瑟何時會  
共挽清溪流客衣

四

重嗟出處寸心違壽母康強世所稀  
準擬明年乞身去  
還愁草露濕裳衣

五

志養堂前驄馬歸湘簾疎織浪紋稀  
半生落魄江湖上  
可是斑衣勝繡衣

辛巳清明即與集唐人語首數亦與前三年同

寒食宮人步打球

王建

不須高起見京樓

王建

開通州

縣斜連海

王建

玉帳牙旗得上游

李商

二

春寒寂歷近清明

陸龜蒙

城上應多藥草生

張籍

明日珂

聲出城去

張籍

寂無根蒂是浮名

陸龜蒙

三

絕塞愁時早閉門

杜甫

千家今有百家存

杜甫

寡妻稚

子應寒食

羅隱

慟哭秋原何處村

杜甫

四

花開只恐看來遲

羅鄴

為報春風且莫吹

李涉

惟向眼

前憐易落

司空圖

不因寒食少閑時

王建

五

惟有垂楊管別離

劉禹錫

怕寒愁雨盡低垂

段成式

明年寒

食重相見

李山甫

馬首東來知是誰

王昌齡

六

可憐寒食街中郎

王建

三三五五映垂楊

李白

此江若

變作春酒

李白

與君連日醉壺觴

李白

七

偏承霄漢渥恩濃

錢起

與別諸侯總不同

王建

寒食內

人長白打

王建

少年天子重邊功

王建

八

東風節氣近清明

張籍

水國春寒陰復晴

劉長卿

江客不

堪頻北望

皇甫冉

柳條藤蔓繫離情

戎昱

九

一年春色負歸期

羅鄴

柳過清明絮亂飛

李中

春盡絮

飛留不得

劉禹錫

高樓獨上思依依

皇甫冉

十

清明時節好烟光

李中

城上高樓接大荒

柳宗元

聖代牧

人無遠近

薛逢

不知何處是他鄉

李白

壬午清明集句十首

二月廿九日清明節予在大藤峽營中客有歸吳來

言別去因集元人詩為短句十章示之蓋亦往年例

云

寒食江南烟雨春歐陽玄 萋萋碧草正愁人趙孟頫 壯年易  
動離居感范梈 落日悲笳淚滿巾成廷珪

蠻夷須用伏波兵傅與礪 樹羽遙憐鼓角營趙孟頫 擬些招

魂歌未了盧摯 春風拂面又清明周伯琦

三

今朝寒食天氣好楊維禎 千樹春紅照眼明張翥 誰種闔

閭門外柳王蒙 春風葉葉是離情黃清老

四

風沙萬里一征鞍陳孚 每見除書作要官楊維禎 寒食心

摧淚如雨袁舉 願祈穀熟小民安楊載

五

學道青山幾歲華王士熙 烟波慙愧舊漁家宋本 東風寒

食吹烟散虞集 誰為掀簾看杏花陳旅

六

夢寐無時不故鄉趙孟頫 山中春雨石田荒丘民 梨花寒

食東風惡黃潛 似怪淵明作吏忙袁桷

七

餘生堪歎復堪憐成廷珪 少日空期魯仲連杜本 正是落

花寒食夜黃潛 不堪夢覺聽啼鵲虞集

八

幾度家山入夢驚張伯厚 一春心事在清明周伯琦 何當拂

衣遂歸隱

董佐才

有水可漁山可耕

元明善

九

行人朝暮短長亭

鄧文原

念舊思親淚最青

劉因

煮酒青

林寒食過

許衡

題詩誰復扣巖扃

丁鶴年

十

春風此日送歸舟

楊載

倚遍闌干十二樓

劉因

遙望長

空意無限

辛敬

料應寒食到蘇州

周伯琦

癸未歲廣東察院清明集本朝名人詩十首

鶴書徵起赴京華

胡季安

歲歲清明不在家

楊士奇

昨日先

人潛德卷

胡槩

摩挲舊物倍興嗟

周忱

二

南紀來分聖主憂

魏觀

英雄終作濟川舟

郭奎

尋常一

種清明節

張昱

此日憐君賦遠遊

王恭

三

我家住在澱湖東

管訥

四郭青山處處同

劉崧

况是清

明非偶爾

楊基

芳菲到處競新紅

李禎

四

聖人在位天下平

姚廣孝

一百五日又清明

袁華

老夫竊

祿愧無補

貝闕

莫漫濁醪花下傾

吳志淳

五

愁中久絕看花筵

張羽

纔說清明又一年

孫蕢

正有千

行哭親淚

陳璧

阿孃今日在誰邊

殷奎



六

江南只見清明雨

解縉

銅柱雲寒雨過城

任立

郭外行

春頻借問

曾榮

伏波何事早知名

林賜

七

夢魂無夜不庭闌

吳哲

欲寄鄉書

通馬稀

王英

書卷枯

倦俱寂寞

胡儼

清明不見紙錢飛

八

處處閑行總是花

徐賁

清明

我今亦

欲尋幽隱

朱

便倒清

南紀安俗

身

丹心

京寒食後

甲申清明集句十首

天順八年春清明節即京感懷樂家賢詩句十首越

臺一首用楊東山先生木犀語者廣州桂樹春花盛

開亦紀異之一云

落落千年一越臺

文天祥

木犀香裏絕纖埃

楊長儒

東風也

作清明意

陳與義

自是遊人不上來

朱熹

新臺高峙見南濱胡銓訪古高臺半已傾歐陽老眼試尋天下看方逢辰人生看得幾清明蘇軾

蕭蕭三月閉柴荆王安石夢覺流鶯時一聲蘇舜欽贏得兒

童語音好蘇軾為翁寒食少留飴歐陽脩

四

三月清明天婉婉歐陽脩功名須有大規模謝枋春來無

以消長日司馬光大學中庸兩卷書真德秀

五

部歷廣東經數郡周惇頤心源未了幾時閒陳搏街頭買

餅作寒食張耒淡在扶胥黃木灣蔣之奇

六

我來正值寒食天司馬光細雨青燈思欲顛文天祥安得明

年此時節謝枋民夜歌謠兵晝眠陶弼

七

端州正在雙峽間郭祥正綰結湘娥十二鬟黃庭堅况是清

明好天氣程顥片心聊與白雲閑李綱

八

海棠時節又清明曹組長送中宵風雨聲蘇轍佳節屢

從愁裏過蘇洵願推一滴活蒼生方逢辰

九

賜火清明忝近臣歐陽脩死生惟有一君親趙澗這般意

思難名狀

邵雍

事迹還隨墨跡新

杜衍

十

束髮河山百戰功

王安石

一年春事又成空

張公

龍蛇澤

裏清明五

文天祥

今日誰為太史公

彭汝礪

乙酉清明集句十首

菘竹堂有清明集句故事蓋唐宋元人以及國朝之作略備矣乙酉三月三日關北清明以崑山雜詠為主繼以崑山前輩之作若時代則有不拘者焉

忽見清明在客邊

殷孝章

夕陽回首共悽然

沈南

纔看報

政來京國

盧克脩

老鬢一年衰一年

呂敬夫

二

崑玉峰前婁水陽

袁子英

先人墳墓與祠堂

殷孝揚

于今身

在三千里

盧為已

一見清明一斷腸

三

御賜衣冠色色新

呂克明

京華遠寄白頭親

林仲鏞

三春恰

過清明節

偶武孟

日夜興哀髮似銀

秦文仲

四

大江南去是姑蘇

衛寧澗

半載平安未得書

殷孝章

春事淒

涼寒食後

沈南叔

弟兄南北恨離居

張節之

五

沙頭恐負白鷗盟

王用節

送臘迎春一歲成

項彥周

想得故

園諸弟姪

殷孝章

扶衰上塚過清明

胡仲連

六

梨花雪白近清明袁子英三月三日雨初晴呂敬夫自笑小

才過小用奚元美新封詩將一軍驚馬少伊

七

石室清明正好天朱季寧不禁雙淚灑風前王之淡嗚呼執

友多淪沒陳潛夫留得香名滿石川衛寧淡

八

梨花開過又清明偶武孟青鏡那看白髮生沈文敏朝夕望

思惟憶母陸良貴浮雲富貴一毫輕郭義仲

九

三月江南花滿枝李彥平故人消息幸應知郭義仲滿天風

雨過寒食馬公振黯黯藏舟夜壑移余茂本

十

先生高隱玉山裏盧彭祖省墓歸來雪滿頭呂克明料得到

家寒食近偶武孟陸虞橋畔話綢繆馬公振

崑玉一首用唐人一見清明一改容之句用半山例  
借易三字足成此詩蓋崑之前輩別集收輯未完而  
記憶亦有限也唐人為鄭準吾崑在宋鄭居中之後  
寓公亦有名準者云十八日得耿翰林報老母太淑  
人詰命以是月五日頒下謹書  
志喜且以實恰過清明之識也

丙戌清明集句十首

成化丙戌三月十一日清明節蓋寓宣府再見清明  
矣懷親悼昔莫能為情偶閱宋人小詞因摘用清明  
寒食句雜用諸家語成詩十章云

四海笙歌屬一家

楊鵬翼

干官吉日聽宣麻

馬伯庸

亂鶯啼

樹清明近

孫夫

遙想仙人立露華

雅正

塞垣重鎮雪雲堆

鄧文原

城遶青峰錦繡迴

梁孟敬

門外畫

橋寒食路

謝無逸

龍門有客去還來

馬伯庸

三

鳴鳳朝陽與世聞

虞伯生

蓬萊紫氣又氤氳

危山

梨花榆

火催寒食

周美成

湛露承恩未足云

鄧文原

四

庭軒寂寞近清明

張子野

何處登高望二京

鄭谷

聞道王

師猶轉戰

皇甫冉

未衰應見泰階平

韋莊

五

黃塵歲月苦侵尋

來復

楊柳人家花滿林

張仲舉

寵柳嬌

花寒食近

李易安

一時黎庶盡傾心

丁復

六

三月十三寒食日

歐陽脩

滄江日暮淚沾衣

劉長卿

須知此

恨消難得

溫庭筠

疑有仙人化鶴歸

黃晉卿

七

燕子人家又禁烟

楊孟同

空將哀淚灑吳天

元遺山

啼痕止

恨清明雨

趙德麟

一滴何曾到九泉

高九萬

八

誰乞長安取酒金

胡宿

閉門十日自悲吟

何太虛

愁聞一

雲清明雨

晏叔元

風木蕭蕭感慨深

揭孟同

九

楚些歌成淚滿巾

藍靜之

一杯無計灑松筠

成廷珪

誰家寒

食歸寧女

辛幼安

偏與人家作好春

元遺山

十

壽觴南極望星辰

宋泐

只恐陳情乞侍親

錢惟善

寒食江

村芳草路

秦處度

不知風月屬何人

譚用之

操

完壁操題甘同知贖弟卷

吾父有子兮孤孽是憐吾有吾弟兮胡為乎爾  
屢誨盜弗戒兮曷虞我愆我目斷枯兮我心欲烟  
千金請贖兮

如蟬翼然白壁既虧兮于焉以完嗚呼吾父兮  
明明九泉弟不我即兮兒寧見天

辭

雙壽堂辭

雙壽堂在華亭菑溪之上周尚文氏以奉其父母之  
所也尚文以文學擢中書舍人駸駸顯融已而其高  
堂具慶孫曾滿前樂有不可得而名者蓋因以名其  
堂余聞為作堂中之辭三章寄之使歌以侑春酒焉  
其辭曰

堂之中兮龐眉樂借老兮洋洋先公兮盛德似續兮餘  
慶謨與訓兮吾師亦女範兮自坊邈富貴兮何心終吾

生兮徜徉

堂之中兮瑞芝雜蘭蓀兮玉樹懿書詩兮舊業慶昇平  
兮盛遇吹埴兮韻箎奉嘉核兮清醴朝勤斯兮夕斯願  
百年兮多祜

三

堂之中兮弈弈明恩染龍香兮摛繡文鷺服兮霞裾褒  
綉兮春溫顧淺薄兮何能天所佑兮善仁臣一心兮父  
子祝萬齡兮天王至尊

菊齋詞

結茆齋兮山之麓繞前榮兮盛秋菊望南山兮倚脩竹  
馥寒香兮日不足不足兮奈何尊有酒兮歡且歌慨人  
生兮若朝露吾何爲兮苦馳騫有懷兮曷已湘潭兮粟  
里心焉兮孔勞兩賢兮千禩

澱東老漁小詞

我儂家住古蘇州洞庭笠澤足漁舟身老大未歸休鷗  
鷺逢人問白頭

二

澱山湖水碧油油澱山寺前多勝遊應想我舊風流綸  
竿不到又逢秋

三

自從失脚釣船頭北去南來未得休歸夢裏遶滄洲明

月蘆花水自流

詩餘

蘇武慢

述懷

五嶺南來依稀六載統制曾兼兩鎮赤脚疲氓白頭老  
戍幾度停車慰問薦賢爲國除暴安民績効竟無分寸  
細思量只好歸休敢望致君堯舜不關他世路崎嶇  
人情翻覆也有人生命運逆虜猶存民菑未解况乃德  
涼才鈍得嗔如屋任謗如山管甚傍人憎怨都只緣聖  
主恩深勉盡區區職分

長相思

憶弟妹嫁娶

纔殺羊又殺羊丈人勸酒我敲糖木瓜的六溜郎酒

也香菜也香須勸哥哥醉一場竹墩的小孃

天仙子

與家人夜話

青燈撥盡消長夜家常語笑何曾罷偶然提起十年前  
兒已姪女已嫁痛憶先人九泉下我有慈親問親舍  
白雲南望無冬夏今皇孝治定推恩先乞假後入謝同  
挽鹿車歸去也

御街行

寄湯公讓參將

虎頭燕領猿通臂人都道英雄帥東甌襄武老王孫直  
是壯心豪氣榆林塞下小小胡兒敢不知迴避豈但  
傳家諸武備百賦美千詩麗興來筆力重如山壓倒紛  
紛俗子此行努力獻捷還朝領取彤弓賜



浣溪沙

回首相思二十年曾因鴈去把書傳至今矯首望南天  
西夏久聞歸職貢希文何事尚臨邊歸來黃閣會羣  
仙

菴竹堂稿卷四

葉文莊公全集十七

菴竹堂稿卷五

葉文莊公全集十八

賦其賦平西其于崑山葉盛與中著于言之

序

送郭廷輝序

郭廷輝校文東廣而還出邑士沈先生所贈言曰子能  
無言乎嗚呼吾適有感於是也古昔敷奏敷納之言選  
哉邈矣漢唐而下言如賈董今可知幾人偉然如劉蕡  
又幾人范文正公賦金在鎔蘇氏制科六論如是之可  
徵者又幾何人吾猶及見百年前元氏科試文字皆細  
書顯刻極其精妙以今而求之行數千里不復可一遇  
矣吾意夫方當其時上以言取人下以言動人天下之

大人才之多意氣之盛言辭之工文章之美蓋浩浩乎莫可以億萬計而今果安在哉以其言之行於廷陞官府之上且然山林草澤役心思窮日力編摩著述之士尤可念矣夫人非庸人孰不欲以道德功業自期待而其人固皆不能百年於斯世必貴乎有言焉以垂於千百世功德之在前人非言焉其何以示法功德之在後人非言焉其何所取法彼功德有餘而言語不足亦賴夫有言者以發明揚厲之耳世無孔子則無六經無六經則吾人之道熄矣人道熄則天地且不可得而爲天地况其他乎而孔子之於經得不謂之有言矣乎言之必不可無如是則夫憂勤乎天人而以公世道爲心者固不能無慨於斯而又况夫孝子慈孫之於其先者乎廷輝崑山人崑山文獻自昔有傳亦寢遠無聞矣予嘗集邑前輩遺文別集僅二十餘家考之郡乘蓋惟什之一二而廷輝高祖遷善先生之友楊廉夫所序林外野言先生子員外郎壽鵬公之作皆未及一見廷輝幸爲我致之若予言不足道也

送王民望序

吾蘇之仕者異時內之兩京臺省未嘗乏人法從給舍曹司郎官大夫凡一官至聯官者率數十人以爲常補外之多不與焉今年予自南中來京師卽所見計之惟臺中予一人給事中一人編脩一人御史一人中書舍

序  
人二人諸司屬亦不過四三人噫何其寥寥也或曰司  
銓有言蘇士或浮因鮮銓不然此流俗游談持已見託  
爲詆訾之言人才之不係於地尚矣叔孫武叔管晏之  
徒亦齊魯產耳遂因之以槩孔孟可乎君子之心其必  
曰不於其地也不於其俗也惟其人何如耳或又曰氣  
運有盛衰人才亦與之相爲盛衰昔也其人命然而然  
數然而然今也其人時之使然天之使然是又有大不  
然者夫君子求其在我者而已使其人而賢焉不以外  
而歎固不能以其少而少之而不賢焉不以內而侈又  
其可以多而自多耶果若人言夫豈理之謂哉彼循環  
之理無不復盛衰之理恆相因理固有在吾則何與於

斯所謂給事中者今河南布政司左參議王君民望是  
已民望蘇州崑山人工部尚書梧竹先生之季明經取  
進士吏兵兩科給事中其爲人磊落奇偉負美才於參  
議命下卽慨然有兼濟江湖之志蓋非常情重內輕外  
者可比其所至未可量也予於民望相知惟雅瀕行不  
能已於一言民望行哉若臬司有副憲事項彥輝劉欽  
謨者予同年亦蘇人也其亦以此言告之

送崑山王訓導序

予與范君元德同研席邑庠者五年相與最厚領鄉薦  
至南京始得王君元吉爲文字交又三年予始取進士  
去其鄉于是違遠二君者今二十年矣今年秋歸自行

臺而二君者乃以年踰強仕循例選教官相見蓋不能無歎老嗟卑之意既而元德得畿內高陽訓導元吉得湖廣咸寧訓導噫二君以儒術領儒官固宜優爲之矣予何言予獨不能無所感而歎老嗟卑不與焉二君獨不知曩時所與學焉者謂道必可行謂古人必可至謂天下事必可爲其志意可知已而予也二十年中法從方岳官無不爲甲兵錢穀政無不治帝澤民隱事無不知炎風朔雪地無不經而上不能有補於朝廷下不能置身於寡過方夙夜憂讒任謗之不暇是豈學之罪哉亦以出之太早學之未進故耳假令二君不幸亦早出如予又焉知二君之所值有不同於予也由是觀之予固當以早出爲不幸二君則當以今日爲自幸而又以予爲戒可也二君之志惟其始予之志惟其終道非不可行也古人非不可至也天下事非不可爲也在吾徒志之不懈而已可不勉哉二君之同游同應詔同日受命爲訓導又三人焉曰東光則蔣鯤宗瀚曰石門則王曰敏仁功曰棗強則陸幽宗器陸曹掾均政之子蔣前慈利教諭奎章之子王前監察御史謙伯之孫而元吉之父菊菴先生翰林檢討范元德則高平文正公之十四葉孫然則諸君固瑚璉之玉也非又玉之出諸崑岡者乎且諸君同志其又可不勉乎哉

大理評事古廷尉之左右平任重也在今制爲尤重大  
理寺秩在刑部都察院之次而比肩共事稱三法司御  
史曰可殺評事曰不可殺御史不得而殺之秋官曰當  
輕評事曰不當輕秋官不得而輕之合御史秋官之所  
不敢專而爲評事者皆得以約其歸而制其中評事之  
任不亦重甚矣乎夫重其官者重其事也天下之事蓋  
莫重於死生一人之爲幽爲明在是一家之仰俯得失  
在是而國而天下之盛衰興廢在是而所謂祈天永命  
遺殃降祥蓋莫不繫於是司其事者國家之法制當明  
今昔之典故當知辭牒之情僞當盡隱微之曲折當求  
耳目之偏徇當祛在人之威富當嚴在我之公私當辨  
而又必恆以欽恤仁恕爲本過非平也不及非平也流  
於姑息入於慘刻舉非平也是道也法皆然事亦莫不  
然也而官以平爲職謂不審於此而欲以號於人曰吾  
善於吾職可乎崑山朱樹之以名進士得官理屬謂予  
有一日長書來請言樹之將不爲大理之善於其職者  
歟樹之勉旃有僚之長貳可以資講益有堂之尊官可  
以決是非而又能存仁迪廉以爲本明法以爲用他日  
槐棘之下聞有聲烈烈然如于如徐可以名當時而傳  
後世者其必在吾樹之無疑矣毋徒若予之迂愚濫名  
法司久而不聞爲負職也哉

送李先生還容城詩序

容城教諭李希直先生東安人也今年來主考廣東鄉試文字事竣而還布政使張君其高第弟子又有連也率諸同官作爲詩歌卷而送之曰宜有序先生之弟太僕丞希正正統景泰中與子同爲給事中予以是知先生慕先生而始識先生於其行宜不可無一言聞先生之教容城其旣以憂去容城之野人諸生大夫相與謀曰先生今之靜修也靜修不可得已見先生如見靜修也先生其奚去相與詣闕請留上從之先生之善容城蓋于今幾二十年矣竊嘗求之當元之季世疏諫順皇赫然有聲有翰林學士承旨楚國公爲先生之曾大父進士奉禮檢討以及國朝受知仁廟有春坊清紀大行

人副是爲先生之大父若父詩書簪組蟬聯不絕而先生之伯仲又傑然並驅自足表見於時譬之泉焉靈秀之氣得於山者旣異於常流而又益之以溪澗之瀆貞松之液三秀之滋蕩之以祥風潤之以時雨其芳馨而衍迤成章而遠到及物之功深且長豈非宜哉或曰吾爲子略言先生先生之學行宜侍講讀先生之風範宜長成均一容城云乎哉子亦在公卿後公卿下士古常行道耳何以言爲則應之曰子言則然如吾力不足何雖然今明天子在上方注意學校士先生其升矣子行見之子言吾爲子書以序送先生之詩

天順四年安南國王黎濬爲其庶兄琮所弑既而濬弟  
瀨與國人共殺琮以聞又明年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  
雲間錢公禮科給事中大梁王君持節充正副使往冊  
瀨嗣爲安南國王使命在行道出二廣二廣之士大夫  
作奉使安南詩卷贈其行請爲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  
夷地也我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宣宗章皇帝以仁予  
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敷而德以洽所謂前聖後聖同一  
揆也比年安南壤地連二廣者間有譁訐之風文移紛  
擾相屬不絕近數年恭謹自將往事不一敢萌動國人  
有攘珠合浦上降旨詰責之卽首伏請罪蓋列聖相承  
仁漸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况重以皇上神謨

廟算馭夷柔遠之得其道耶乃者廣寇作孽上遣將臣  
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文告之辭旁達邊土聞安  
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訛以爲王師將有事  
於彼舉國震疊踰月而始定蓋印卽文皇弔伐時故物  
耳噫安南誠畏威矣而豈皇上光昭先烈一視同仁之  
意哉今錢公以文學位望當妙選王君以侍從之良副  
是行吾知海濱酋長當恩命之自天其將以昔者畏威  
之憂移而爲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令使事  
之有成也必矣于是旣書此爲序復爲四言一首用申  
告之其辭曰維帝之仁興絕繼世禁亂誅暴斯帝之義  
維義所加仁則在是嗟爾南人勿怠勿忘勿爲獯豷勿

序  
爲鬼方爾惟虞芮暨爾越裳使車闐闐恩言是宣交人  
感慰抃舞而前專對之餘爲我謝焉

南夷使節詩序

兵科給事中王君民望崑山人刑科給事中陳君世用  
餘姚人二君皆名臣子先後皆自科第入官日侍土左  
右以能官著聲於時前年陳君充正使冊封滿刺加國  
王來廣州例先期造巨舟而前之爲使者所造舟費民  
錢五千緡陳君曰廣人勞矣不可以浮費重困也卒費  
三千緡陳君旣行風迴舟海島中壞於磧石不果行未  
幾王君亦以占城國冊立正使至借陳君同造舟二君  
意嚮脗合令不妄施人樂趨事方舟齊發典禮告成已

卯歲六月辛未王君旣入虎頭沙距廣城僅一舍許楫  
師弗戒使舟膠焉是月己丑陳君歸自滿刺加距城十  
里而舟亦膠矣噫亦異乎哉子聞之則曰災不足弔也  
蓋有喜而可賀者二焉請爲二君言之夫占城滿刺加  
皆岸南海而爲國二君奉天子命爲萬里行王君行海  
道幾月陳君則又倍而過之餘兩月使舟之往返不駮  
於浩茫之區不屆於窮鄉絕嶼而舟之人無貴賤彼此  
皆無恙二君固若有相之者其憑藉寵靈誠厚矣此可  
爲朝廷喜可賀一也廣自黃寇竊發兵興踰十年加以  
水旱頻仍而百費所需皆迫於民如造舟計惟百之一  
二民無祿而吏無狀蓋亦久矣二君耳聞而目見之歸



復於上獻納敷奏之餘將不開口爲上一言矣乎此可  
爲廣人喜可賀三也易有之利涉大川孟軻氏亦曰動  
心忍性蓋凡人事之倚伏有不可期而君子之自脩有  
必可恃車恆保於羊腸而或尼於康莊慎與不慎之間  
耳觀物取喻可以爲吾徒學道進脩者喜此可賀三也  
有三可喜而又爲有關於國有益於民有益於吾身有  
非區區失得而遽爾洋洋焉戚戚焉者同也吾安得而  
不爲二君賀哉子亦今待罪廣吏而王君里中舊僚陳  
君亦有師門之雅要皆有麗澤之義故於南夷使節贈  
言之首序之以此云

袁御史禱雨詩序

天可動乎未易也匹夫而可以動天乎尤未易也天不  
雨御史禱而雨是豈偶然乎非也御史之誠之所致也  
然則誠可以動天矣天順壬午夏廣西久旱巡按監察  
御史錢唐袁純告於有官者曰水旱天菑廣人王民吾  
與若皆命吏也夫吾與若爲天子命吏責在安民茲旱  
矣是天有弗格而民將有弗安吾過甚矣亦豈非若等  
事乎言已又發諸聲詩以播告之詩皆寓罪已責人意  
蓋不以過歸諸人不以數譏諸天御史之心也于是衆  
皆謂御史言由御史之心之誠我無有不動心者相率  
禱雨旣而得雨未幾又旱又禱而又雨噫今曠虐且滋  
至矣吾儕小人爲命吏有王民視天菑而弗之戒者亦

有之使人人皆御史若則天意不亦少回吾人不亦少  
瘳也邪御史詩士夫君子多屬和之明年三月予始見  
焉蓋予時方憂旱而喜聞雨也感歎之餘爲序而詩之  
詩曰以歌維精人不知其意蓋謂天憐史之心也予是  
堯仁如天湯湯泮水湯非不仁旱數千里動天以人  
惟誠爾維御史純視民猶已欲雨而雨易憂以喜載露  
載濡弗足弗止民曰隨車亦曰御史御史曰噫我寧有  
是斂福錫民拜稽天子官書曰木旱天苗與人王吳  
然則征夷凱歌序凱歌作於六年春不意兵後被留  
不果錄出是年冬賊且復作矣  
天順五年春皇上念廣寇之弗靖也命征夷將軍都督  
臣彪佩印率師往討之而巡撫兩廣都御史臣盛與贊

軍事郎中臣俊董糧餉既而復以神機游擊諸軍繼之

以命監丞臣敬等偕行而遊擊將軍都督臣勇則以都

指揮臣麟臣能臣忠輔焉比至其諸鎮守臣廣東則監

丞臣隨副將軍都督臣信廣西則少監臣詳征蠻將軍

都督臣興協贊御史臣禎左叅將都指揮臣信右叅將

都督臣麟而太監臣閔平蠻將軍都督臣震巡撫兼贊

理都御史臣儉左右叅將都指揮臣端臣文相繼至自

湖廣征蠻將軍泰寧侯臣涇又以代至而監閱饋運則

有巡按御史臣欵臣曰良臣淵臣純布政使臣陵臣瑄

臣鍊叅政臣毅臣拱辰臣煒臣柰臣璵叅議臣英臣義

臣通臣啓臣寧臣通臣清臣鏞臣福臣瑀臣衝臣斌臣

琛臣瑄臣震臣端臣霖臣麟焉九月之吉兵發廣州聲  
威所加諸蠻震驚旌麾所指無不克捷斬首萬數千級  
俘獲賊屬輜重兵械雜畜暨奪還受虜良民子女皆無  
算凡閱月而賊平餘從無辜乞免來降者踵至咸縱釋  
而撫定之遵聖諭也明年某月詔班師凱歌旣成謂宜  
有序嗚呼至矣哉上之德也竊嘗觀夫上之遇四夷有  
道矣其或至於用兵蓋誅亂討逆有甚不得已者焉然  
用兵而止於救民不窮兵以殘民此上之德所以爲至  
也歟若今之治廣寇是已維二廣寇連接湖湘邈在百  
粵古稱叛服靡常之地國朝洽於治化幾百年其間雖  
不無一二孽害要在乎其上之人因時撫治之而已數

年來寇日以猖熾皇上蓋嘗易其人以治之剔弊政以  
安之嚴文告以諭之發詔使以來之而寇卒弗之定蓋  
弊滋久而惡滋甚矣于是煥發宸斷王師下臨人謀旣  
同天道助順屯營至止瘴癘消息不數月而元惡在執  
餘黨就平兵無留行役不再籍俾嶺海蒼生復見太平  
之治嗚呼上之德其至矣哉昔成周之時興師振旅有  
六月車攻等詩當時歌之至今傳焉則夫今日凱歌之  
作序而傳之固亦宜然臣盛謹拜手稽首而爲之序

四皓詩序

四皓者赤松黃石之流耳奚必有是人哉何以言之四  
老人當時有道之士亦巢由沮溺之徒夫安得不識漢

高之爲人猛厲難近加以晚歲宮闈之惑使召命不由於君父而可枉道辱身以見之安知其不嫚罵邪不溺吾冠邪不乃公自尊豎儒我邪故凡謂四老人輕見高帝者誣老人者也非知老人者也老人肯爲是哉觀夫自古帝王之有爲於家國天下未有不賴夫大臣以相之仁如帝堯而帝舜之紹堯也決於諸侯之覲暴如嬴政而胡亥之亡秦也成於斯高之謀高帝提一劍取天下其有資於留侯良者帝嘗自言之家庭身後之事有不資於良者耶一旦帝有易儲之心良有稱疾之舉良之從史謀孽或無之責在不諫則有不得辭焉者矣或曰史書良諫已則應之曰良非不諫也諫有不力等不

諫耳且帝之信倚於良孰愈周昌又孰愈叔孫通兩人者諫帝且爲動烏有良諫而誠焉力焉帝何有不聽也夫旣不諫矣而又不爲之圖不可蓋不得已而爲已之圖非惟可以自全而亦可以姑爲帝后兩全之計其於誠意之學正家之義他日之事良蓋有所不計者焉夫抵良之學本黃老其事功多尚權謀智術平生所爲率類是予故曰良所謂四皓者亦松黃石之流耳非必有是人也騷人墨客疑四皓者亦多矣予獨以前元鐵崖楊子萬古乾坤之詩與李太白冥翳茫昧之說合有以取之蓋疑皓者宜然而責良者備矣

大凡忠君孝親秉義立節名教事在天地間雖去之千萬里之遠千百年之久夫人而知之小或動心大或動色甚者毛髮凜凜爲之森聳豈徒其人之不死其鬼之猶靈亦人心天理所在氣類所感氣機使然有不容於自己若孳孳焉悼惜之表著之歌詠之爲之之不已不啻若自其親且厚則斯人之尤賢者使斯人而當夫若人之時不尤有甚焉者乎此固可與智者道也若曰吾耳聞之吾目見之若無聞知非愚不足道則亦未免爲凶人小人然亦甚鮮矣吾於序薛烈婦詩而於吾友進士鄭君時又特有取焉烈婦世家岷山半山橋父薛某匠也嫁烈婦爲縣吏邵某妻縣吏坐法法司遣人齎檄

拘攣去之時烈婦年二十餘頗有美姿旦暮飲食吏法司人見而悅之欲私焉以語挾吏吏不得已以告烈婦烈婦泣且言曰妾之潔汚君不可復得主矣容暫歸卽來歸卽自經於家鄰里高其節解而瘞之所居之側相傳今西湓瀆村彭氏菜圃卽其地也茲事在洪武中鄭君蓋近得之於彭氏九十老姑故語不能詳鄭君旣爲作傳而同志者聞之皆爲之聲嗟氣嘆大篇短章相繼有作積成卷軸已復授子序之張宣公有言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世固有徵名自利不足取信於人者矣薛烈婦遺丘殘骼杳不知其何在蓋餒而不食久矣尚復論其他乎然則鄭君之言固可信鄭

序  
君之心獨何爲哉獨何爲哉

南海神祠事錄序

南海神祠事錄若干卷廣州知府沈琮編惟太祖高皇帝祀典正名詔旨爲萬世不刊之典列聖暨我今上皇帝祭告之文極一時脩崇之盛故尊居其首由唐以迄於元勅牒詩文諸作次之洪武以來自行部使者方面郡邑以及名人魁士祈靈紀蹟之作則又次之浴日亭無關於神而亭在今廟之坤隅不百武諸作亦間有及神者故爲附錄終焉嗚呼惟天生人不能自治以付之人君惟人君典人天謂人不可獨治而以命之臣人天人相與之幾上下相交之義蓋如此則夫彼凡有神焉

而不知畏有民人焉而不知恤者其爲負國孰甚焉負國斯負天矣南海神祀事昉三代而特加顯於唐蓋亦以昌黎韓子之文而韓之文實由孔戣其稱道戣亦惟曰治人事神兩得其道焉爾戣後以全德令終廣人德之弗能忘至位之士賢之列到于今祠之與南海神等然則今之有官於廣讀是錄者得不悚然懼惕然以思曰戣人也我獨非人哉嗚呼而亦豈獨可爲有官於廣者道哉

方氏遺澤序

夫忠孝者天地之大經生人之盛節也得之則名可立於一時澤可流於後世也失之者身有所不立何有於

名又何有於其後也名旣得矣而又有其後矣若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雖謂之聖且賢可也神仙不足道也吾於方氏遺澤得不有淡望於是乎惟方氏遠有代序今淳安青溪之方蓋自漢黠侯始大有聞於時侯舉孝廉以忠誠事上不得而死當時愛慕之因有跨鶴尸解之說以仙翁日之廟祀之至於今不絕侯之後世有顯聞有若靜樂先生以忠烈嗣於唐蛟峰先生以道學鳴於宋愚泉先生以文章風節振於元之季世數君子者皆不屈於異代皆無愧於前聞人其他以官闕濟世以政績能官以隱德居鄉以孝友名家蓋不可勝數迨國朝而方氏之文物彌盛侯若干世曰定者卓有師

道自號止軒仕長泰教諭若干世曰輔字廷臣起賢科官給事中今爲江西布政司叅議聲實並流侯之澤益遠且弘矣廷臣間取自黠侯至止軒所得累朝誥勅之文以及名人簡寄哀挽碑志等作凡有關於家世可以示法後人者粹成巨編將梓行之所謂方氏遺澤是已予於廷臣蓋科中舊僚也于是知廷臣之志有足尚矣有疑之者曰神仙儒者所不爲無乃適爲方氏疑置之何如曰惡是何言也唐顏魯公何如人宋韓魏公何如人世固嘗謂其爲神仙矣而亦曷足重輕於二公顧方氏後人跡乃祖之賢名而求其忠孝之實求魯公魏公之所以爲人者而爲之耳神仙無之則已有則聖且賢

者爲之復何疑哉遂書此爲序

周氏家譜序

譜非古也古之道存焉爾先王之世宗法有稽小史有職自諸侯之國已下其繫世昭穆莫不井然有條而不紊譜雖無作可也惟夫世日降古道日微于是乎譜牒之學興而始有不恆然不皆然者矣由今而觀之大之爲世譜宗譜次之爲族譜又次之爲家譜以吾身而言生乎吾前雖百千年孰爲吾之先吾得而知之以吾子孫而言生乎吾後雖百千年孰爲吾之先吾得而知之若然則譜無作可乎故曰譜非古也古之道存焉爾夫以譜之必不可無也如是世有視之漠然而不加之意

者尚得謂之知本矣乎且飲食花果之爲物何預人事昔之人猶或有譜後世不得而議之而况於譜也者譜吾之先人以示法吾後之人其不輕而重也亦明矣吾岷山周德元氏其先居岷之東倉墓宅之遺今在焉方寇亂來居岷城而其家世之詳則不可知矣乃據其可知以曾大父文彬爲初祖至其子爲五世列爲譜圖於凡諱字出處生卒葬配皆一一可徵周氏由是而代有興者得以不昧於其先而皆有以作其孝弟敦睦之心德元實開先焉德元善吟尤長於書畫累應賢良之舉觀於是譜可謂知本矣非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其能然乎蓋嘗以譜序求予予不辭爲著所以爲譜之說亦將



以爲人心世道萬一之勸焉然則周之子若孫可不知所以自勉也哉

臨淮李氏譜序

臨淮李氏譜者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致仕李徽子素之所脩也子素故人嘗以譜序爲言屬予未暇爲茲再來上谷則多暇而子素不作久矣爲取而序之吾嘗聞宋盛時金壇李氏能藏其先自唐武德來十八世告身凡百餘通元之季尚多存者故當時詞林大老喜誇道之子素臨淮譜則有不然譜族望出隴西以世遠且多仕而散處四方其於本支疏戚一不能詳僅能得於元之樞密院判濟及其子國朝陝西都指揮僉事庸蓋家

臨淮者知有濟而譜其族之始祖亦惟濟濟之上皆不可知其所知祖若父兩世而止耳視金壇亦甚遼絕矣乎嗟夫宗姓一也而有幸不幸存焉自昔賜姓命氏上而有官府小史之掌降而猶有私家譜牒之錄源本不失細大不遺甚幸如金壇之盛者固有足尚然亦鮮矣其或不幸雖譜牒僅存或壞於寇災或替於庸俗或厄於弱貧孤天或迫於以官以遊之轉徙不相值由是世之昧於所從出者恆比比蓋雖有賢智之人亦將感焉無所歸咎付之莫如之何如子素者政亦然爾流俗之下從而乃有妄人者不知安於所遇遠誣近襲獲罪於其先者亦有之要之寧爲此而不爲彼如子素之爲豈

不軌常流而過之遠哉又聞金壇之族在未有一時十  
人登科之盛因以十桂名堂後來趙魏公子昂爲易題  
曰千桂魏公之意則厚矣譜稱子素今五子紱襲父官  
自餘皆知讀書而經爲良經乎勗之哉其能亟爲臨淮  
李氏十桂之矣乎

淳安茶坡方氏譜序

淳安茶坡方氏譜者方氏之孫江西叅議輔本其舊譜  
而重脩之且爲茶坡本派而作焉者也方故睦望族舊  
譜脩於宋祕書省檢閱鎔再脩於太學教導彬載其受  
姓祖雷漢軍師望及司馬府長史紘唐睦州刺史亮雖  
間徵於祠墓之存而其間世次禪續之詳則邈矣惟夫

講員號靜樂者唐末隱居淳安之士貴再世其子大理  
評事祁徙邑之東郭九世曰閻居東郭龍亭里錫號龍  
亭居士蓋閻崇寧二年霍端友榜進士累官金紫光祿  
大夫行太傅事與其從兄弟閻聞皆有大名於時稱兩  
浙三方十七世逢嘉無錫縣尉調有年轉般兩倉司門  
事又徙方村之馬岩逢嘉從弟逢辰蛟峰狀元也十六  
世曰疇是爲叅議之會大父逸齋先生洪武初又自馬  
岩徙茶坡今家焉自靜樂而叅議凡四易代爲年八百  
爲世十九其遷徙所在官位年卒葬娶子女之所由詳  
以及告身官牘名人顯卿著述文字歷歷皆在可考叅  
議之重脩是譜斷自靜樂爲始祖重所自也以逸齋爲

茶坡之始祖厚所親也既原本始以紀其實復卽地望以尊其近其用意不其至歟若其舊譜則敬藏之不敢置一辭其慎之之意又有在矣叅議間出譜以求予序嘗竊慨夫凡今林林之生日姓曰氏而爲人者不降自天不產於地孰非古帝王聖賢之遺而前其父祖三數葉之家諱茫乎不能舉而道之者亦有矣固當有說存乎其間而繫夫其人子孫之賢否則其大者焉方氏之有叅議獨非幸乎哉又聞方之族在淳安若富山若碧溪若石峽其派尚不一而止又有轉而之和州不知所

在者矣安得皆有如叅議者各本其所親博其異而約其同爲他日方氏無窮之幸哉嗚呼吾於此蓋亦多慨也已

重刻養蒙大訓序

養蒙大訓自三言以至於七言終於孝經凡十卷元儒豫章熊大年所輯今提督廣東學校按察僉事鄒允隆所重刻以教社學之書也於戲三代盛時國都閭巷之所建司徒典樂之所掌何莫非學亦何莫非書善治善教於斯爲盛不可及已盛極而衰勢亦宜然蓋學存於周衰教弛之餘書全於秦火坑焚之後固已鮮矣况夫以道術未純之君相事虛名無實之學校而異端曲學非聖之書又或從而汨雜焉則其治與教之皆不古若干載一軌夫豈無其故哉我太祖皇帝有天下將十年

念鄉閭之獨未有學也詔有司立社學文教勃然矣太宗皇帝申命脩纂五經四書大全頒示中外當是時道洽政治四方嚮風二聖之心三代盛王之心也皇上以聖繼聖重光復辟圖維至理邇者璽書載下復畿內各道提學憲臣之選且惓惓以復社學謹師範爲言上之心烈祖之心也惟社學在洪武中嘗以有司弗克將順而罷由今而觀之當聖天子赫然興學校之初而炎天漲海去國萬里之外有司卽能奉行唯謹舉前人惇厚本原之書以爲教是知社學之興將有隆而無替由是而升於郡邑上於太學進於明廷人才之多治化之美躋於古昔俾民生復見太平之盛端在是矣雖然晦菴朱子以曲禮多古人教小兒語其爲小學書採程夫子之說欲取灑掃等事爲韻語以教人則熊氏養蒙之書固亦朱子意也朱子之教學者多矣有白鹿書院學規其於誦說之外用力工夫尤爲切要允隆暨凡爲人父師者其尚加意於斯

### 百戰奇法序

百戰奇法一書不知何人著自計戰至忘戰凡百篇其爲說多主孫子雜引傳記以實之可謂辯博矣夫近代兵戎之說蓋莫先七書而宋昭陵嘗命近臣亦旣別爲一書後來如張預戴溪之徒亦各有書雖其互存得失各有淺深高下之不同要多可以爲訓卽戎之士其亦

可以盡心矣是書其果有出於數書之上哉嗟乎言兵  
莫古於易亦莫善於易易旣曰師貞丈人吉無咎而又  
必曰小人勿用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何其深至而其  
爲言又何其諄懇而著明也哉蓋天下之事亦惟曰任  
法任人而已矧兵又事之大者使不於其人而一於其  
法其又可乎哉雖然有志者之於是書廣見聞資智慮  
審取舍則亦存乎其人焉鎮朔將軍都督顏侯彪新刊  
是書且堅以序引爲言因相與一商略云爾

五嶺奇觀自序

予僻性平生於書籍外酷嗜古碑刻蓋嘗自言憚此物  
或從人取求雖恆竊自鄙笑然不能已也用是吾家所

藏碑本甚多自三代先秦以迄於今皆有之猶記壬申  
歲赴關北已載滿一車比南來貯之先塋寓館久不省  
覽念之動心南中軍書獄議無止息時然亦好時時問  
古賢人遺蹟所得亦頗不少非惟習氣難忘抑憂勞困  
極之餘忽復及此政可使人躍然耳邇者伏蒙聖恩矜  
念不肖者力薄役殷俾專理東廣因暇日採竹簾而數  
之得名碑十餘種皆奇蹟蓋漢熹平時始刻周府君紀  
勲碑端州石室唐李邕記李紳公垂題名韓文公南海  
羅池二碑宋胡澹菴上高宗封事稿張孝祥仰山祠記  
濂溪周子三洲巖斗光洞題名者二蘇長公寄摩圍老  
人詩帖李伯紀玉乳巖扁字張魏公陽山題名南軒先

生韶音洞記元名臣呂忠肅公梧州路廳壁記周伯琦  
僉憲書篆分司屬石及憲臣箴廬陵陳謨氏建韶州府  
治文其書其文要皆奇偉妙絕其人有足起敬慕其事  
又多有關於風教有補於身心皆非苟焉者乃悉取而  
潢飾襲藏之自惟嶺海之行歟五六載駑劣迂疎終無  
報稱汰去有日意夫當斯時也回視嶺南如落夢境顧  
瞻左右而吾碑尚存時一覽觀以慰懷思其誰曰不宜  
而或者則以爲庾嶺以南數百年珍美瓌奇之物一旦  
舉爲吾有而猶取之未已不亦作荒矣乎夫古之人不  
可見矣古之道千載一日也吾之有取於斯亦將以爲  
稽古之資予以奉職而勤民使古人之道行於時吾人  
皆得如古昔盛時之各得其所夫然後可以盡大觀而  
不復有遺憾也豈徒區區紙墨之間嚶嚶然曰古之人  
古之人而已哉然則吾於是物誠貪矣荒則未聞也如  
又以爲山海之墟珠香象犀金玉可寶之物衆人之所  
同欲而亦可以貪而有之則吾又奚敢

圭塘小稿序

相臺許文忠公有壬以文章治績著聲前元時其文章  
有至正集百卷歐陽文公序之旣極其論而傳名臣者  
取以爲信矣所謂圭塘小稿亦出集中而再輯於公之  
弟有孚蓋公歿僅十年其子禎起南徙全集遂以亡逸  
有孚于是亟爲收得十有三卷又以其倡和所得爲一

卷文過集得之於其友者爲一卷而其殘編斷簡得之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通一十六卷自序以爲斯文闕失貽恨無窮也嗚呼有孚亦勤矣哉公五世從孫今太僕寺丞孟敬寶藏其書歲久而殘闕益甚且外集又厄於假而不歸者矣來求引語將命工人刻焉予嘗以爲元承宋統實當四海混一之盛而其一代彌文之盛由至元大德循乎至正之間渾渾乎洋洋乎誠亦不可誣已然竊觀於其大者如許魯齋姚文公元元清河詩文述作之可見亦晨星落落耳而况於其他乎他如容城雪樓雲莊草廬道園吳興豫章諸君子雖間有傳者其間草廬諸經敘正論說特多卽此而求之於今雖千百之

一二何有哉門生故吏之賢否雲仍克肖之有無後之君子爲此爲彼吾于是蓋有不勝其感歎矣顧何意許公之後猶有圭塘小稿者在獨非幸歟就公初舉之同年言之今之盛行於世黃文獻集有閩浙二本浙本之闕亦已過半而當時久專文柄之太史歐陽公兵燹之後雖在燕七年之作今亦無存乃若張夢臣馬伯庸以及丁文苑之徒則又可知矣吾慮夫黃集今雖盛行後數十年又安知其若何而自餘諸公閭里小生將欲使之遽能道其名字難矣文章云乎哉孟敬勉之或云昔者廬陵楊先生嘗舉至正集殘書對客言世好之詳不知其果然否孟敬盍思所以勉之亢宗垂後其尚有繫

夫斯文之外哉

觀過稿序

觀過稿者清江黎潛輝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名恬潛輝其字清江故家子與其兄克輝姪大綸俱以能詩有盛名永樂中先生獨取進士爲監察御史于時朝廷求直言先生率其同列上封事語侵諸貴臣諸貴臣至不可耐欲寘之重法太宗皇帝憐其才詔原之且超拜交阯南靈知州未幾膺知者薦授右春坊右諭德仍執筆在翰林正統戊午謁告歸卒於家先生清介勁直所至聲稱翕然與人處務求規益旣不在言路朋游廣座中酒酣耳熱尤喜指斥人所爲過舉惟其言公朋游不爲訝

多樂從之豈亦其性然歟昔蘇文忠公受知於上嘗爲書萬言上之卒爲匪人所間父子兄弟顛踣嶺海召還不甚久而文忠公卽以厭世先生出典方州繼登禁近當論思承弼之寄清文雅度善譽籍籍至於今不衰其所得視蘇文忠公不旣多矣乎念先生去交阯時予生髮未燥俯仰今昔幾五十年其間名臣志士以納忠爲作善以畏途爲雅俗聞先生之風嗣先生之爲而爲之者多矣謂非祖宗長厚之澤優容保全之德而謂之何哉先生之子統屬其姍廣東提學胡僉事榮編校其遺稿以傳予樂道先生事爲書予所感者如此若夫先生家學淵源所自述作之工楊文貞公有黎氏倡和詩序



言之詳矣固不容置喙云

東里續集序

論文者有言六經而下凡文章之可法於人可傳諸後者其所自大率有三曰人品曰家學曰世運是已世運之復文從而復家學之醇文從而醇人品之高文從而高之言也考諸古可見已觀於今若少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楊公不尤足徵也夫公廬陵人天資明爽嚴重忠誠懇惻在少壯時卽慨然有志經濟國家生民而其家自其昆季父祖皆業儒其曾大父元翰林待制吟窓先生所與厚則吳文正公虞文靖公諸賢入國朝公猶逮事其姪劉尚書子高諸名公蓋家庭師友之間所得

淡且厚矣而又適當皇明熙洽盛時文皇帝親見擢用出入兩京皆論思輔導之職經筵史館執筆代言更事四聖踰歷三紀中國又安邊鄙無事忠謨竑議裨益爲多然則論公之文而不知其所自可乎由今而觀公之所作高文大冊秘之天府雄篇雅什播之四夷傳寫鐫刻布滿海內蓋其片辭隻字應物而出皆犁然有以當乎人心彼凡當時之同遊廟堂接跡詞垣與夫山林韋布聲聞之士何可勝數而言文章者無問其人之高下必顛顛焉以巨擘推公六七十年無間言噫是豈人力勉然之所能爲哉而或者則云宋之歐陽子公鄉人也其爲人實類公而其作爲文章上儷古昔下飫來今而

公之文亦酷似之子非知文者因公之子少卿君以東里續集見示爲書其槩如此知言君子尚其審諸公字士奇以字行自號東里居士少卿君名藻字叔簡賢而甚文不忝家學者也

張先生文集序

張先生早讀書馬鞍山中者餘廿年一時其鄉學者多從之遊稱先生出游京師策名大廷文名播天下俄以病歸而從先生遊者蓋不獨東南之人矣未幾拜命明刑南都廉介剛決卓然能官適朝廷有大脩纂卽膺驛召起入翰林是非之公筆削之嚴學問之浩博文詞之高簡有法同館之士咸推遜之則又不久而南歸矣比

者明天子以治天下必本於教化而學校爲先顧左右如初政求明經飭行士以振起之第一得先生授浙江按察副使俾督兩浙學政先生感激恩遇務求報稱單車獨權早夜行山谿幽僻之墟而列郡之風化翕以興菁莪子衿皆彬彬有文就正師法譬諸百蟲之宗鳳麟百川之赴溟渤何有異乎哉學者有集錄先生古賦近體詩序記碑銘等作爲文集凡若干卷予觀先生之文出入唐宋四三名家而駸駸乎先秦楚漢之間可謂閎且雄矣然今日上之人所以用先生而先生之學所以自見者其果專在於文乎其不專在於文乎將有以問知先生之淺者先生名和字節之崐山人自號篠菴遂

爲學者所稱云

楊布政文稿序

文章儒者事也而俗吏易焉粵若稽古皋夔稷尚言出  
爲經言語文學列諸四科蓋古人之所甚重不可得而  
輕也雖陽虎能言似爲有言者之累然以什一遂例千  
百可乎自是而下漢世有重厚少文之士固非唐人中  
不識字義之流彼末流之弊賦詩退虜讀書讀律之評  
又奚足算哉噫文章政事古儒者一道耳後世岐而二  
之於古道乎何尤俗吏而知此紛紛之論其亦可以少  
熄也已陝西右布政使楊君璿字叔璣常之無錫人自  
爲進士爲主事爲郎中出爲山西叅政至今官在部署

尚書以下奏疏文移皆屬君藁定在方面教條榜諭其  
屬吏至簿錄傳誦而師法之君之政事如此而於文事  
尤勤自公退卽手不釋一編兀坐夜分青燈熒熒微猶  
吾伊繕寫不休由是所作古近體詩記序銘文等不啻  
幾百餘篇皆可觀予竊慨夫世之通患有二焉名文章  
者以勤政事爲俗流急事功者以脩文辭爲末務而俗  
吏之嗤詆儒者加甚夫儒而不達則非儒矣使誠儒者  
其於俗吏何有哉惟夫二者恆胥失而恆難兼孰得而  
一之無相非之失而能有兼至之長實於吾楊君見焉  
予於君非一日之雅爲取其文稿序次之而致予文章  
政事之說如上不徒以信楊君且以爲世之失焉者告

使有志者變而通之兩忘而交進焉亦庶幾乎愛人以德之意哉

南遊稿序

文章施於軍旅多矣有羽檄焉露布焉有饒歌鼓吹焉郵交有書疏焉凱捷有表奏焉于以壯軍容于以摧虜心于以宣皇威而憫勞恤下之情慨古傷今之意一于是乎寓軍旅之有資於文章誠不可一日無也諸暨士陳洙文淵讀書鐵崖山中蚤有能文聲累以才舉不就前年游擊將軍和公副征夷將軍顏公提兵來南中文淵實在行其爲人志銳而思淡學博而才充于是軍中之大謀議大規畫皆得與聞而簡書行遣筆翰奏劄蓋多出其手間以其道路所見征行勤苦時時發舒幽憤肆爲獻歌而又以其餘力應人之求聯篇累牘珠玉輝映凡在編者皆可傳也自名其編曰南遊稿他日傳諸四方不惟使知一時將士能振揚聖天子威德於萬里外鏗錡炳耀爲可稱述而文淵能以文學論議佐軍旅有成績如此儒者用世之效不亦於斯而可見耶雖然予亦諸公同事文淵固予幕中客也雅而江漢風而伯兮則既有聞於是編矣臨敵重慎之篇壯士天河之作尚當爲子等圖之其母讓文淵他爲文如鳳山稿金臺稿尚多錢翰林張提學湯東谷皆有論著此則其一子爲之序云

南溪草堂集序

國風雅頌四詩之後有楚漢有魏晉有盛唐後之言詩者莫尚焉我朝東南多才子高楊張徐名滿天下而皆出於吳其皆有得古詩人之遺意者歟吾崑山藝文儒術實三吳之望孟郊張祜留題尚存是以詞人韻士代有不乏予也早歲亦嘗有慕於此志趣卑陋四十無聞蓋未嘗不興夫老成凋謝無所師資之感間爲哀輯百年來前輩著作之可傳者如袁先生華郭先生翼馬先生麟殷先生奎盧先生熊朱先生吉沈先生丙偶先生桓范先生能亦不下數十人意夫百年之內名世大家必多而其篇什之存否其亦繫夫其人之門生子弟收拾之者何如其爲可感則淡矣要之數先生皆大雅不羣可以揚芬一時流響百代其亦聞諸君子之風而興起者歟若今同里孫叔英先生者蓋亦一人焉先生世家邑磧輿村所築南溪草堂負乎竹樹泉石之間日偕故人知己觴詠自娛至生業歲計不暇問勢利之塗足跡不交而又嘗獲登偶范二先生之門號得詩法之傳故其爲詩清婉流麗和平典則瞻而有章實而不滯蓋可傳於世者甚多也先生之子源茲以詩集刻本見遺塞垣求序言予幸夫先生之有子若是而詩之必可傳也故不辭而書之

宣府雜詠序

宣府雜詠者何邦人林春孟陽采輯自漢以來聞人韻士詩文諸作有關於宣府者類爲一書訓導遼陽張升又從而校正之而刻焉者也曰宣府者何宣府秦上谷郡也後來沿革不一嘗有宣德府之稱今治萬全都指揮使司而上自朝廷下及民庶通稱宣府者名鎮之所在也雜詠云者何地靈人傑有奇產焉過化之多言立而名著有寓公焉有名宦焉人以言而知地以人而重人有古今文之體亦有古今有不得而一也蘇李事邈不可稽宣府何得而專之獨石西北不數驛曩者開平饒道之側李陵臺在焉疑訛相踵襲而前人之題詠固在今華夷一統而欲遺之則固有所未能也詩文所列

其人物輩行何爲而先後不倫弓刀絕漠之地五車三篋不能家畜而人見之隨得隨錄宜不得而序也前人之作有成書矣茲亦有去取焉而獨於宣府則存之又何也雜詠固爲宣府作也予近得是書而閱之其名義之善類例之精亦韙矣其亦本之於古乎古者土地有圖地理有志兩京三都之有賦而豈徒哉亦欲以知輿輪之豐縮民物之榮悴觀風俗之淳漓侈國家之盛美所以感今而慨昔爲勸於一時而垂示於後世所繫亦重矣然則雜詠之云其合圖志與賦而兼之者非歟雖然宣府在古今宇宙之間彈丸黑子而已惟君子之所爲雖近且小者亦動必有益於人是編也上下數千百

年人物之博大弘偉文章之豪雄典瞻吾不得而悉請  
自其一二尤遠者言之子卿以節顯於漢昌黎以文顯  
於唐其節與文也爲百世之師表六籍之階梯非漢唐  
所得而專非宣府所得而私也夫旣非宣府可得而私  
矣則凡宣府之邦人取法而視倣之不能有加於人人  
而徒以誇諸其鄰或從而諉之曰此吾之東家丘耳其  
亦甚不可哉若是者要皆編輯是書之意顧引而未發  
也予故特爲書之簡端云

引

紀年圖引

廣東叅政嚴陵胡拱辰氏有通鑑紀年圖一書以六甲

爲經編年爲緯蓋其法一本司馬公資治通鑑始自周  
威烈王無上及茫昧無稽之失開卷之際上下數千年  
一覽可歷歷也嗚呼茫茫堪輿往古來今前乎千百世  
由斯圖而可知後乎千百世由斯圖而可知有吾人焉  
物於其間生焉歿焉固有臣焉而忠子焉而孝吏焉而  
廉者矣覽是圖者其試一思之否乎思其人而弗若其  
人豈惟與物俱泯雖欲求異於物其可得乎嗚呼鑑之  
爲言鏡之謂矣圖之爲言繪畫之謂矣鏡一出而妍醜  
了然繪畫旣陳而黑白莫揜吾人以萬古之身而不能  
以萬古之心自處其爲人蓋亦自暴自棄者矣聞司馬  
公又嘗作歷年圖廣布於時然則是圖其亦得公之遺

意者歟公之意其又不在於是歟若曰正閏之辨興衰之迹嘗別有在焉不在是編也

皇明詔旨錄引

大明麗天混一天下蓋百年於茲矣綸綍之頒一風霆雨露之流行以生以肅莫不以濟時成物爲心故凡四方萬國九夷八蠻海內海外衣冠禮樂瓊裘辯髮之人怡愉恬熙長子老孫而死焉而生焉繼繼無窮於覆載之間泯然不知天之爲高地之爲厚而其得以仰窺一二知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者以有綸綍之頒耳意夫藏諸人心刻諸琬琰奉持而尊奉之者一是之謂矣而纂輯全書未出不亦一闕典歟臣盛巡撫之餘躬自採錄洪武首編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次之而成化萬年則以次而續增焉其龍鳳吳元年等所頒與夫間有特諭臣下或一方一事亦隨見隨錄各循卷第附焉而不敢有或遺也若夫聞見不博采求未備廣而傳之則又不能無望於率土之臣



...

...

...

...

...

葉竹堂稿卷六 葉文莊公全集十九

崑山 葉盛 與中著

漫泉亭記

漫泉亭在今梧州城東二里水井南初唐大曆三年本

州經略使元公過泉上作水泉銘貞元十年監察御史

某為碑焉宋紹興中州守任通直斃泉為雙井碑至紹

定已剝裂字猶存十之七八郡人趙善郢立之元廉訪

僉事段某又重立之天順六年王師有事南徼師旋駐

蒼梧子與征夷將軍前軍都督僉事顏侯彪得是井於

莽蒼中重浚之其

復得斷碑一角可辨識纔數字而

公官位姓名獨存因命知府李璉扶樹而亭覆之題今  
名漫泉云者漫叟公所自稱也嗚呼元公天下士當時  
用不極而惟道州之政最有聞天下後世推之者無間  
言曰元道州至不欲名字之然則人有土地人民之寄  
可不知所取法於公者乎公之文僅存片石閱歷數千  
百載屢仆而屢植蓋石可泐而文不可蝕字幾盡而名  
不可泯非公之賢其孰能致是乎古之人語言文字多  
矣如公之春陵賊退等篇磨崖頌當時和者有杜甫氏  
書者有太師魯公天下後世家傳人誦至今不衰而公  
忠國愛民之心尤莫切於道州廳壁記其言顯顯真有  
若當今日然者謂人不以類文不因人而傳可乎蒼梧

當二廣之衝小夫命吏往還京國多道出其下間爲刻  
辭於亭將使來遊於斯飲於斯讀公之文求公之政慕  
公之爲人有如公所謂徐李與夫彼不爲徐李者知感  
發而懲艾焉則吾民庶幾其有瘳乎是宜泉以漫名亭  
以漫亭名蓋又欲天下後世人皆知食人之力而居  
人之上者有公也或曰水井以厭郡火或又曰雙井泉  
高下異嘗得異人言分愈疾疫茲固不足究已記作於  
是月廿四日其辭曰  
漫之泉兮在南州南州之人兮樂且無尤有亭翼翼兮  
泉之坳酌泉清兮頰亭幽羗至止兮夷猶我思古人兮  
有賢漫叟

泉有銘兮石有伍我昔求之兮寒煙壞礎泉甘如飴今亦潔如乳爲雲上升兮雨於下土賢哉漫叟兮其誰可語我思古人兮維顏與杜吁嗟爾泉兮曷究澤乎天下

吳氏廿廣東進士題名碑記

廣東進士題名碑者左布政使陳壘尚勉等所立詳列國朝洪武迄今廣東士之登進士科者之氏名貫籍以爲勸也國朝之制進士登科後踰月勒名太學門外而天下郡縣學因又廣而爲之各詳其人者皆是碑意也廣之屬多矣而於廣州特碑焉者廣州會鎮進士發跡所必由之地也進士之科昉於前代而大備於我朝廣之士以是科進者若唐之張文獻公九齡宋之崔清獻

公與之碑不及書者多不勝書而碑固爲我朝設也我朝取士於學校亦非一途而獨於進士若是爲重者何也重科名也吁進士之名固與恆衆殊而進士之責亦重矣今天下承平百年廣之士出高科取聲名効用於時如文獻清獻其人者蓋有之而前者曳裾後者接踵蓋彬彬乎其方盛也竊復以爲國家所以望天下士而天下士之所以自任必皆古聖賢之事不繫於科目不間於崇卑亦不惟於文獻清獻之所能而止也吾意夫文獻清獻之在當時必不自足而彼凡自足者非文獻清獻之徒也然則廣之士必若二公者斯可已苟毫末有未至而徒以名自重實焉弗繼固非國家待士之意

亦非是邦父兄師友之所願望於無窮者也予亦忝叨  
於廣故於刻石之辭申鄙意焉固不敢以諛而一於頌  
亦勸相之道也

廣州府重脩儒學記

聖天子受祖宗成命有天下今三十年其爲治也一以  
賢才爲本而必以學校爲先何也賢才之用世雖不限  
以地不格以類而學校者自古迄今專於成教化厚風  
俗育賢才以資任用以安生民然則求治養賢此聖天  
子之心祖宗列聖之心亦孔子之心也烏得不以爲先  
務也哉廣州府儒學有孔子廟如近制在鎮城南之內  
向創自宋屢脩於元我朝南方初定守臣卽祇奉德意

加脩於舊永樂宣德以來皆以時脩之皆有記正統初  
政廣東按察僉事彭琬以朝命來視學列郡之廟學得  
一新時廣學未甚壞補葺之而已黃寇之後兵餘數十  
年而學亦弊矣天順癸未僉事胡榮再奉璽書督學政  
曰學且弊其何以爲教從事莫先於此矣于是左叅政  
胡拱辰與協謀知府沈琮提舉毛璫皆能辰至而百需之費  
勤累力其力役之人旁郡邑皆聞風踵至而百需之費  
悉自公出一不動煩於民禮殿論堂兩廡四齋燕居杏  
壇靈星戟門頽池位廩庖湏更衣之室前之摧圯者易  
漫漶者飭別作周垣高厚堅好番山有亭舊名九思後  
以山名以舊名於學者有警也復之若仰高祠爲故八

賢十賢堂廉吏祠若雲章閣皆潤澤焉校官廨宇學徒  
號舍又以其規模褊陋且溷於論堂之下則拓鹽倉廢  
地改爲之而學之基地始正以完肅如煥然蓋三閱月  
而後成禮行舍菜以告復以記爲請嗟夫今之士居學  
校廟焉而享學焉而經師焉有教也廩焉有養也固已  
異乎他之爲士者矣教養異乎人而所學所立視乎人  
有弗逮而復有愧焉可乎廣州嶺海列郡之望也而弗  
逮乎嶺海之人已求無愧於天下士其又可得乎其爲  
廣學之士亦難矣或曰嶺海邊州蠻醜弗靖頻年用兵  
維昔在泮兩階之舉類若迂而寡效學校其亦可少緩  
歟噫懦夫流俗之言槩若是爾孔子不云乎我戰必克  
祭則受福而孟子之論王政亦惟曰三代之學皆所以  
明人倫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是則先王  
學校之教文武一塗之義尊主庇民之術而君師之責  
師帥之事皆于是乎在蓋皆天理人心之實亦感移氣  
化之機而格有苗服淮夷當時之所以極其盛者要不  
可誣也是道也窮天地而一致亘古今以長存而非廣  
之士所獨當知也夫亦知所勉乎後有君子其尚繼是  
有爲而勿壞乎與脩學之議者巡按御史王朝遠布政  
使陳壘張瑄按察使夏垣他効勞官屬名銜與凡工費  
有述位置有圖則具刻於碑石之陰

朱文公輯小學書取古人善行以實明倫他所未遑首  
江革薛包王祥次以何子平朱壽昌蓋於母氏特詳焉  
文公以聖賢之學聖賢之心爲一書以幸萬世是豈無  
意於其間哉夫五倫莫先於父子五教莫重於親父子  
而人於父子之間未有生也嚴胎妊之教既有生也勤  
鞠育之功蓋立命成性資於母德爲尤切而常變之際  
亦於母氏爲尤甚何也有吾母而後有吾身不幸吾身  
存而母亡吾一身之變也何子平是已母亡而母繼亦  
幸矣又不幸而有伯奇子騫之遇或不幸而母也見出  
於父吾一家之變也薛包王祥朱壽昌是已具慶眉壽  
親安而子養幸矣萬一不幸而先人棄背母慈偏侍其

亦幸矣或又不幸焉而適當夫不逞失寧之時此一時  
之變也江革是已嗟夫爲人父母止於慈也爲人子止  
於孝也曰慈於孝皆古之常道焉耳而猶或變焉處常  
易而處變恆難况世變日下又從而變耶氣化不齊又  
從而變耶變有出於天天固不可必道恆存於己已則  
有當盡吾人子之道果何謂哉此特爲人子者言之耳  
或有人焉頑焉嚚焉傲焉曰謹母若斯人斯可以爲戒  
而凡爲人之子則曰吾何爲不若人斯可以爲勸是皆  
可以爲訓已不然其何以爲萬世之標準也歟文公之  
意則淡矣雲間士某蚤失父獨養母某能極其孝養間  
作堂以奉母搢紳大夫爲取詩人語名之曰奉萱介子

友某官某求記於予予喜其甚幸而得盡事母之常不  
罹其變其於古之孝子有望也爲次前說以遺之若夫  
萱草木類也其說有箋詩者在無關於世道故略之

而凡爲虞溪書屋記

駙馬都尉處訓導岷山梁文著氏一日請記其家虞溪  
書屋者曰曄不佞亦忝備官使幸有教也文著岷山名  
家其徙自開封大父以上號世官其兄文輝今太學鄉  
貢進士文著則又出贅水部郎中龔君彥文之女弟虞  
溪是爲龔氏別業文著因得以屋之而藏書焉嗚呼古  
者人生八年而入小學十五年而入大學學之所先亦  
唯曰讀書焉耳由是而四十始仕五十服官政七十致

事其間出處進退事上臨下紛紜酬酢萬有不齊一惟  
書焉是循是則所謂士人君子比屋可封其所以致之  
舍是書何以哉後世仕者不必一由於書其或由讀書  
而仕者蓋亦有名存實喪魚兔旣得而筌蹄遂忘者多  
矣書言忠而不知所以忠內或欺乎心外或欺乎人也  
書言孝而不知所以孝隳名敗節忘身辱親也書言廉  
而不知所以廉白日攫之昏夜乞之而壘壘不厭也書  
言仁而不知所以仁愁恨傷嗟若無聞知而不思其在  
人猶在已也自是而推吾未暇悉焉而彼凡若是其於  
書何有哉其於生民之屬望賢者君相之求賢用人造  
物者之生賢與才意果何如哉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

之艱惟行之艱而孔子之教人亦曰不患無位患所以  
立是則君子爲學知行貴乎交盡也尚矣文著其可弗  
勉或曰子言則難矣如文著一侯門教導之職何是不  
然書之所載道之所在也道不離乎民生日用之間矧  
一命之士謂畔道而去之可乎使斯人而能守道於小  
官將見重珪疊組弗以爲榮千駟萬鍾弗以爲泰而斯  
世被斯人之福可冀也已按岷山誌邑有大小二虞浦  
虞溪卽大虞之別名夫虞浦之名當自神禹奠功始文  
著何爲而別名之蓋溪有水入大川之義要亦加美之  
云噫昔之人有竹溪者矣有愚溪者矣有濂溪者矣之  
人也胸蟠萬卷心醉六經蓋一也而尚論人品者不能

無賢否高下之殊然則虞溪之士清泉白石他日豈無

因其人而重輕之者乎文著其尚慎圖之景泰三年三

月朔旦

豐氏復故園記

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豐慶宋禮部尚書謚清敏追封縉

雲公之十三世孫也公世居鄞而子孫轉徙不常若干

傳爲叅議之曾大父茂四自奉化徙定海考君寅初領

鄉薦授九江之德化教諭卒叅議又占籍瑞昌登進士

第授官兵科給事中蓋鄞人不識豐氏之後幾四百年

矣正統乙丑叅議丁內艱始克奉其先人之柩合葬祖

塋陟山之溪刊林之密翦治荒穢久乃襄事而旅寓棲



樓者則又三年於斯一日鄉人言郡城西故紫清觀地棄可居也叅議筮之得豐之革曰卦符吾姓且有變革之占意者地吾所有乎未幾訪求得袁伯長前元時所脩郡志又得觀所謂砧基舊簿於民家志云紫清觀在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簿與志所書合特加詳焉叅議躍躍喜居民亦感其神人之允協且高叅議是舉義舉也請贖於有司于是營正寢建祠堂而豐氏之舊業復矣叅議悉著其事之曲折與凡祠屋高廣工費之數并取其所居山水園池景物之奇勝者疏爲十題附以名人巨卿詩文諸作題曰復故園錄謂予有僚舊請爲記予再辭而請益勤因敬告之曰大矣哉復之爲義也

其見諸大易在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言旣失而復非剛明之君子不能惟失之不遠而復爲可貴也象又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爲訓之意蓋益切而明矣其在春秋則曰歸歸者歸復之義君子曰濟西謹闡皆魯之故疆侵地歸之不一而惟鄆謹龜陰之田特書曰來歸序聖人之績也然則叅議之能以義感義復先祖之業於數百年之後比言之春秋其於豐氏亢宗之績偉矣爲叅議之後人可不思所以懋熙前人乎以復之爲言求之於易厥義博矣則凡爲公之後人如叅議如若子孫孫子可不思體之於身心見之於德業以光前裕後於無窮乎昔之人蓋有以不遠復爲三字符名之爲

入德之門者矣非又夫人所當勉乎獨豐氏云乎哉若其所云園居十詠要非大指所在茲故不贅

言末之吳山壠樹圖記

昔者孔子葬於泗弟子喪三年而後去惟端木賜氏廬於冢上凡六年嗚呼弟子之於師則然矣人子之於父母寧不然乎彼凡宜然而不然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夫人之生也師以成之君以祿之而父母焉者固生而有之所謂三事則同要亦不能無謂君也者勢分尊嚴非夫人所能致崇師之爲報亦視其淺深而處之惟夫父母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同一生育之恩罔極之德宜無有不盡而亦有不得已不能盡然者要適於義而已

吾於吾友夏德乾吳山壠樹之圖不能無感吳山在蘇城西夏之先壠在焉初德乾以進士高科出宰應城母夫人某氏歿喪聞卽斷葷酒鹽酪行不入內柩旣歸封樹如禮廬於墓側哭踊戚哀聞者感動德乾吾崐山故家其尊甫文傑翁旅寓閭門貧無別業而食指頗多諸子多未昏大父年幾九十矣于是崐山學者謁德乾迎就許氏塾執束脩請受經翁命焉德乾潛然言吾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庶幾有以慰吾父乎敢不惟命蓋哭於墓而後行居二載崐之學者多有成而德乾之長老以下皆安焉以樂有察德乾之心而憐其情者作斯圖贈之以紓其孝思云嗚呼此德乾之所以爲不得已歟

亦其事親之孝所以變而適於義哉而德乾之志則有  
可悲者矣抑盛於斯圖尤有感焉蓋先人云亡有奔訃  
趨邊之冷幸而朝廷更化得返故廬德乾時過予金潼  
墓次凶麻相對一語不能而出涕霑襟者屢矣又不能  
一年淹而迫於名命與德乾相向哭別去于今歎六七  
年而鼎湖之龍馭且土仙矣既無能分寸報効於時烏  
足以言親榮蓋情事如盛殆有甚焉於德乾者安得不  
於斯圖之記而并及之天順八年八月

慕萱堂記

鄒孟氏有言大孝終身慕父母衛詩人之言曰焉得諼  
草言樹之背後世之不幸蚤丁何恃之人率有取於慕

萱固皆本諸此矣貴州道監察御史濮陽馮昱生七齡  
而母卞亾繼母呂撫之如卞而相繼亦歿賴其父合水  
儀封兩縣知縣今封監察御史大經與其母之再繼者  
曰趙氏躬勤教養致有今日而昱也綵繡色養之餘蓋  
不勝風木無窮之恨于是其官居之堂亦以慕萱名志  
孝也嗚呼孝其制行之本原行道之權輿也歟夫人之  
生父子至親而孝者所以盡父子之道也必能盡父子  
之道然後處而善乎一家出而立乎本朝近而比閭族  
黨之間遠而邦國天下之夫以之事長而弟以之御衆  
而寬以之臨民而惠以之下賢者而卑以之接僚友而  
和以之承官長而恭以之事君上而忠隨所處而各當

其道一由乎吾身之當然以盡乎吾性之本然孰謂有  
不出於吾身之孝之推也哉世固有忘身危親爲世嗤  
鄙者矣彼之人蓋不知慕其親使知慕其親寧不知愛  
其身惟忘其親斯忘其身斯亦無所不至矣所謂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自昔觀人之法取人之則蓋尤致謹  
於斯焉豈爲御史今六七年嘗按甘涼燕薊之墟皆虜  
衝而人皆知仰之茲來上谷相從者一年其爲人惇敏  
不勅要亦本諸父母之教而於斯堂又足見其孝也故  
爲之記而遠大以望之

來恩亭記

今宣府將臣於緣邊孔道在在有暖鋪之設暖鋪云者

郵舍便宜之名亦唐人邊鋪之謂義兼巡邏且有成周  
候館廬宿之遺意焉其爲處六十九爲屋八百二十間  
爲之者肇於都督孫安繼於顏彪積十有五年而後成  
而盛固始終與聞其事者矣宣府故上谷郡北垂第一  
邊鎮也自昔周道旣衰戎狄猾夏城築於秦亡降於漢  
和好於唐爲孽牙之異類爲避暑之逸遊蓋沿歷於宋  
元斯極矣我高皇帝大膺天命麗天之輝曜一出彼元  
之子遺奔就故壤于是乎異時中國封疆之大悉復其  
舊垂百年于茲矣由今而觀塞翁邊吏知田食而井飲  
養生祀死以子以孫以恬以嬉而已其於祖宗功德之  
大上恩之渙有問焉而不知亦有知之而能道其萬一

者乎如盛者亦嘗以暇日偕夫同事諸公登高而望遠東指玄菟樂浪北俯陰山其西顧則平城馬邑飛狐之口未嘗不悼夫昔之生齒不幸而魚肉左衽於斯時又從而追慕古豪傑之士有不得而見之爲之低回惋惜焉乃若仰瞻京闕於日華五雲之表意夫明良相遭唯諾吁俞政教所敷躋夫人於太和隆平之世使人感切敬恭之無已也噫上之德澤浸涵乎萬物至矣矧宣府又爲今畿輔之域之內乎則夫恩命之自天源源乎方來踰萬億年其有旣乎哉編第暖鋪有敘初以三物四教不足復益以杜甫上韋見素詩語所謂賢字暖鋪在馬頭山下泥河之上密邇宣府且加飭於衆天詔下頒

所必由之地也顧獨有亭屹焉其中爲榜曰來恩并爲之記使邊人皆知上之恩有如此者不敢或忘云爾是役也累歲從事諸凡將臣官位氏名具列諸亭楣

守泉亭記

守泉亭者鄞金履賓先生采大誥論官之任語名亭以爲其二子訓也二子者長湜太僕丞次溥中書舍人皆達矣先生受封命於家今年太僕以覲省歸先生亭其所居之井適成因以守泉字揭諸其楣又從而訓之曰若等所當知也寅始能言卽能成誦高皇帝之聖訓犬馬之齒于茲八十有六年奉之者昌失之者亡吾見亦多矣影響之於形聲不翊也若等其不勉乎哉二子受

命惟謹而皆於予故中舍因以書來屬記惟高皇帝體  
天之心行天之道綸音渙發乃大誥嘉與臣民咸躋皞  
熙猗歟盛哉夫天下未嘗無善治也而恆患於不得其  
入人才未嘗無所用也而恆患其不得於廉祖宗訓廉  
之戒屢頒而益勤用是百年之間賢才輩出儕伯起而  
軼公權者比比而是雖簞簋之不飭時或不無其人要  
不足以爲多賢之累然則屹士風於不拔壽國脉於無  
窮實皆自我高皇帝淵泉一語有以啓之而亦本諸父  
母之教而然有若金氏守泉亭者是已不然論官生身  
之恩其爲臣子之訓諄復而懇至視之任之章加切也  
彼聞焉而不動心者尚謂之曰人可乎哉嗟乎人有恆

言是君是臣是父是子詎弗信矣夫雖然竊又不能無  
告焉自予昔忝南廣往來石門岸隱隱有亭艤舟卽之  
蓋好事者循吳處默故事鑿一池命以貪泉之名顧其  
旁石壁題贊甚多而其以墨敗去者亦嘗濃墨大書廁  
言其間噫孔子不云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有云言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由是觀之高皇帝之言孔子之  
言也之言也非一人之私言亦天下萬世人臣之龜鑑  
不可共日而忽忘者也因重爲守泉之亭誦焉成化元

年十月

朔

日

聽雪軒記

雪中

聽雪軒記

雪中

暨陽周維瞻氏巨室子也蚤坐累謫雲州者六七年雲

州極濱塞北地苦寒而多雪維瞻執筆從事大將軍幕  
下一日雪退坐寓屋中覩悠颺之態聆淅瀝之音而其  
中不勝隱焉走拉其友人張翼大書於屋之楣曰聽雪  
翼固莫測也未幾得宥歸暨陽乃復以聽雪顏其所居  
軒堂或者疑之維瞻旣已言於人而疑者釋矣特詣予  
而有請曰拱生不辰父兄重不幸旣寒以死猶子子趨  
邊陲執戎役幸而其官長念其家之素務善拱愚不更  
事也存撫甚厚于時也羈寓悽然米珠薪桂而又值夫  
朔風怒號雪淡米涸鄉土懷思平居親知故人舉目何  
在所聞邊聲戍角相鳴嗚連晝夜不休此昔日之雪吾  
情之所不能已也迨夫天恩下矚先公蔭庇所及得昭

雪而歸戴白之慈垂髫子弟悲喜交集旨甘滫瀡日益  
以共丘壠之莽蒼園田之荒棄日以脩葺書逸而復收  
器亡而更置真有若寒灰復然惟吾親者不復可見霜  
露旣禪雪旋及焉吾俯仰今昔不自知其慨歎悲傷之  
至而喜幸感激繼之矣此今日之雪吾情之所不能已  
也乃若恭謹一心儉勤自勅以爲蓋愆以求寡過以迓  
續餘慶用不遏佚我前人光則固不以今與昔而有殊  
亦不以雪不雪而有間此吾之聽雪所以接於目而警  
於中亦吾情之所不能已也願有以記之嗟乎觀維瞻  
之所好可以知維瞻之所存夫雪天地間物之至素者  
也其色皦然白不污也其聲灑然清不雜也非如他聲

色之可以移人奪志也而維瞻不他之好惟是之好也其亦有志於中庸所云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乎吾無以語子矣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奚以記為而必欲記也遂書之以為記

宣府神祠記

宣府子城之震隅直大柔遠館之西石橋下不遠數十步舊有古廟一間蓋里人所歲者所為一日出城候詔使偶至其中神位叢雜而誕顧時有灰骼懸纂榱棟間又纍纍其上下也頗詬病之守土者既有收瘞之令因撤其屋而新焉屋成扁其額曰神祠予以為宣府固耕守重地而軍中所重尤莫先於馬者乃為之考古準禮

作木主十有二蓋八蜡為主者八馬祖先牧馬社馬步為主者四而擇委方外者一人守之戒毋叢雜及他有所瀆也有言於傍者曰今天下祠屋類是者有之矣符師詛師土木而醜牲其多至不可勝數子何屑屑於是且異日他人一見各持去則子之所為其又安可保耶子聞而哂之擬之以對曰君子之所為惟其善而已一日可為則逐一日而為之一事可行則據一事而行之夫君子之所以惟善是與則固也其行與否其斲與久亦惟其力之何如蓋亦曰盡吾心而已矣吾復何校哉遂使華亭朱佑筆之其壁間作神祠記云



龍泉祠中祀五龍左泉神右則元浙西廉訪副使潘公澤民今鎮朔將軍都督顏侯創於宣府總帥廳事東萊圃之中以脩祀事蓋極當泉流一勝處也泉在城北數里外出山谷間清冽而甘肥居人作脩堤迤邐引之入城以飲以濯以瀦以灌草木蔬茹之區雖旱暵不枯侯嘗率將吏躬畚鍤從事於斯間語於衆斯泉惠吾井邑之人厥功甚大其必有神司之者矣則有應之者曰昔者潘公嘗爲鄉郡卽今之宣府善政在人有祠龍泉之事柳城姚文公燧有以取之而見之文幸有考焉于是有祠祀之舉而以記來請按姚文公所爲潘公神道碑記公以太保劉公薦累官至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

使早及游魯齋先生許文正公之門與文公有同門之雅而斯文詳覈平生履歷蓋不一書固非祠龍一事而已惜乎今昔事殊朝市遷革求其子孫丘壠漫不可知所可知者獨賴文公斯文之傳而已耳嗚呼吾黨之士得不有致淡慨焉於斯者乎潘公勤民之績偉矣而特賴夫文章以傳文公之言信矣固必本諸其功業而著二公之所自見於當世是亦可知雖使之配泉流而並立以同垂於不泯其亦宜矣然而有志之士卽是之所謂文章事功欲夸以自是其可乎由是而考求二公之所自裨益知所效法以求造乎其極不亦可乎觀夫文正公其退伏於鄉則足以正家而善俗其發之爲言斂

之爲書則足以垂世而立教其乘時奮庸直道大行進而立乎天子之廷則足以尊主而庇民光明正大磊磊落落流聲實於穹壤等百世而常存文正公不謂之人中之龍矣乎予也記龍泉之祠亦得因潘姚二公而推本乎許公之道者如此吾黨之士其或因之而興起焉則凡及物之利將不止乎一泉之云而已

棗階記

予自壬申歲來宣府丙子始去甲申而復來則寓今西察院中院之西耳房陳年公案充塞滿屋丙戌之夏六月十一日門者告曰鄰有猫來乳焉吾懼其或汚也亟啓鑰視之壁二面塵積不可近開戶卽之簷牙相屬平

居遠山歷歷皆隱去獨堦下隙地從橫不踰尋丈有棗一株青子大小者七枚樹不滿數尺意亦非三五年中物也而其枝葉扶疎蒼鬱可愛矚目者久之顧時屋中久不治蓋院自宣德中始有巡撫而作迨今且三十年巡撫者已更八九人考壁間字跡正統中嘗宿書掾於此自予壬申所見局已久矣吏士偕集連數日治其文籍焚者以齊蠹者以祛鼠者以剔更爲掃別室而高架之千戶魏亨乃於其中略加繕治粗具熏爐筆床几席之類以爲自公退思之所又以棗之故稍西展地少許使得婆娑樹影間于是自非寒月塞局凡予之於是室行坐偃仰繙閱之暇茗飲之餘舉目伸眉無不與棗接

者棗非今日之遇乎噫棗乎棗乎吾去而復來吾來必復去今年明歲吾不可知後來者何人吾亦不可知吾懼吾之去汝誰復汝恤耶伐而去之無留植耶抑將去汝而他易其植其然耶其不然耶雖然始也棗不吾識吾非有心於棗也今也吾惟棗之憐棗非有求於我也爲諦思而得之人也萬物也同天地之一元同陰陽之一氣也同一死生也同一榮悴也遇不遇有時蓋亦無不同也故君子之於物無小大無衆寡皆知愛之不知害之耳而何爾我彼此之間哉吾後來之君子爲某爲某安知其不愛同於我乎然則吾於爾棗也奚其憂

傳

錢節婦傳

錢節婦祝氏上海祝公傑之女崑山航練涇故民錢晟妻也晟之父兼善翁與公傑好聞其女有淑姿且與晟年相若也聘焉入門沉默莊重動循禮則處尊卑僮奴皆有法閭里稱善之晟故倜儻名士亦嘗目其妻曰此泥塑人也晟一日邁奇疾卒卒時口不能言而顧及節婦節婦飲泣言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但妾亦人耳必不辱已必不辱人晟首肯之遂卒後節婦謝膏沐荆簪素裾朝機暮苧辛勤百出以終養甥姑迎養其母教養其二女宗族有遺孤子女亦撫存之教之詩書女事今皆克成立以故族人益賢之蓋嫁時年十五夫亡年二

十六今年七十矣人益贊之蓋報乎十五夫曰子  
贊曰予去年還自廣中偕吾友進士開封鄭文康諸節  
婦請受拜是日節婦立其婿楊瑜家闔門而見蒼顏古  
貌素髮如雪舉止端凝不輕出一言予等顧窓下水竹  
陰森清氣來逼人不自勝告出既久猶罔焉若有失其  
欽挹若人之風也有是夫有是夫成化改元三月八日

晉書說

黃氏兄弟字說

將樂黃氏宋少師忠簡公伯固之後族之惟本有四子  
曰澄字源靜曰清字源潔曰濟字源達曰漳字源順前  
年清以充貢來爲太學生介吾友黃廷獻求說其字廷

獻蓋其從兄弟行中人也乃告之曰若兄弟所得名皆  
從水而水之本曰源字則又皆繫之以源若父之於子  
若賓之於其友得無意乎水一物耳猶不能無本人爲  
萬物之靈獨無本可乎水靜而清曰澄孔子之論仁知  
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朱熹氏以爲二  
者有互相發明意夫水滔滔不息故主於動而其淵澗  
不測則本靜也清者潔而不污之謂昔人謂水清可以  
濯纓言其與濁者異也孔子聞之以告門人孟軻氏之  
言仁政則亦有取於斯焉字澄曰源靜清曰源潔宜矣  
濟者舟航涉濟亦有賙拯之義已不濟不足以言濟人  
宜字之以源達孔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是已漳則水名耳水有二合而衡流其歸則皆順下而入於海宜字以源順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而先儒所謂順其自然皆是之謂矣廷獻起而言曰子之言悉矣請言其本則如之何夫若兄弟之名父兄賓師之所命義各有在要皆自孔孟門中來而曰仁曰知則其大者耳仁者萬善之總名天下之善統於一仁言仁可以并舉而無遺况又言知乎仁知非所謂本乎吾又有以語若兄弟矣若兄弟出簪笏之名家守詩書之故習不過仕與處二者而已仕者與處者不同以其有事君治民奉上馭下節目繁多而無不欲以善之也善之之要不在他求其果有出於若處家者之孝弟乎由學以明之

由孝弟以推行之天下無餘事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廷獻曰命之矣請書以爲字之說景泰三年三月

朱氏三子字說

吾友朱日南三子長曰文次曰質次曰彬皆未有字日南以屬於予朱岷山之土族其先出睢陽宋五老兵部郎中貫之後衣冠相禪襲詩禮相傳守蓋前輝而後暎也文則又爲今大理評事王君世英之倩王君亦以爲言子不可以辭夫三子者之命名本孔子之言著在魯論傳釋者備矣則何敢贅雖然今五老之重於朱以當時摹寫之圖尚存其家無恙也予嘗於士隆先生所得傳觀焉請以圖喻如何凡今績畫家毫墨必精采色必

鮮好夫然後點染之工可以臻衆妙字文曰德昭昭者  
彰著之謂文也其務德乎哉然其毫墨之所以施采色  
之所以設必先於楮素之良次及夫粉地之稱繪事斯  
可得而成也字質曰德存存有源本之義質也其亦務  
德乎哉楮素具矣未色備矣由是而葆之藏之可以傳  
久遠而不渝不謂之成矣乎成之難要亦非苟且造次  
所能致矣字彬曰德成成者有終之謂彬也不務乎德  
其又可乎哉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  
禮忠信固德之謂而德也者實得於已而非冒焉不實  
之謂矣以德昭兄弟家世之高內外之賢人之所望者  
重矣其尚有以推行之若曰外炫而已矣鄙朴而已矣

小成而已矣夫亦豈今日賓祝之意哉

說玉孟惠布大人語平人無山限日昔古志語

有爲寶玉之說者曰美哉玉乎寶族之尤乎其爲寶也  
亦豈易乎哉方其未出也山輝而水秀璞也不得掩其  
美其旣出也雕琢之切磋之由是而後可以爲琮爲璜  
爲圭爲璧爲瑚爲璉以奉靈祇以班諸侯用之王公而  
無歉周乎禮樂而無遺是誠可寶也已雖然君子配德  
於玉吾人之所寶當必異於是則之人也才智非不  
通也才浮於德矣謂之曰賢而寶之可乎文章議論非  
不辨且麗也文過其實矣謂之曰賢而寶之可乎必也  
孝弟行於家乃一家之寶也則一家寶之忠信行於鄉

乃一鄉之寶也則一鄉寶之古之人如曾閔者是已陽  
城王彥方之徒庶幾似之辭命之善輔益之勤惠愛之  
敷施爲一國之所利賴則一國寶之鄭之僑楚之圍是  
已正色立朝純誠亮節坐於廟堂之高折衝千里之外  
君德以明民生以寧使百官大夫皆有所矜式乃天下  
之材天下之寶也則天下寶之漢之鄧禹汲黯申屠剛  
諸公唐裴狄二公郭令公皆可以當之至於道德之高  
功烈之盛前無過焉後無可繼若昔達焉如禹皋窮焉  
如孔孟是爲萬世之寶則萬世寶之者雖非夫人所及  
而禹皋也孔孟也亦夫人焉耳人無志則已苟有志焉  
乃或舍是而懦焉其立言曰我其敢取法於聖賢若是  
者其可乎其不可乎總戎顏公之子玉字寶卿子詔以  
是說蓋不徒以寶玉告之而重以人中之玉期之也寶  
卿勉乎哉

贊

陳教諭遺像贊

此文昌教諭陳桓玉先生也貌恂恂而溫溫其德之似  
也教循循而善誘其學之美也莆有龍坡孕奇蓄祉也  
寶谿之陽歸藏於此也豪墨清風其人如在也我不識  
其人而能知其人蓋魏科臚仕濟美於時懿先生之有  
子也

張尹像贊

布政  
瑄父

梗楠豫章舉世所珍蚤出用世公惟其人中更險夷出入中外處之有道孰戚孰泰公之能官人或可擬公之善教人誰其似惟公之子維國之植本本源源猗歟令名

王俊伯憲使像贊

在高帝時名御史也終事文皇賢憲使也無宅於都廉

可美也垂休委社繁胤嗣也猗嗟若人豪傑之士也

林陽伯先生遺像贊

璞玉含貞寒松挺秀先業雖貧已德則富詩書之樂杖屨之清遺像儼然吁嗟先生

金應龍像贊

即吳越所稱金元七總管先五世祖妣之叔父也

鄉之壯士國之茂材臂蒼呼黃玉海金臺曰神明後靈

祝日開處以叢祠不謬誤哉

衛夫人像贊

應龍之配文節公之孫

秦國令孫金堂佳婦三十孀居紅顏皓首既光其先亦

篤其後遺像百年雲仍是守

與謙弟行樂像贊

爾冠爾衣爾詩爾書家庭之教世澤之餘宜爾優游重

我友于敬之敬之永矢弗渝

顧孟裕像贊

肅肅威儀謙謙德履其行之本則孝友行於家庭其存之厚則忠信孚於州里是亦為政奚必曰仕有學有言



贊  
曰詩曰禮善教克成曰有賢子千里神駒聲綽以起蓋  
壽福之方臻猶兢惕其未已噫之大也徐仲車朱長文  
豈皆有志於儷美者歟

夏季益像贊

其貌溫溫其中坦坦野鶴孤雲世是蕭散其壯歲樂矣  
湖山之外其難老歸然蘭玉之前顧德善之在躬宜慶  
澤之綿綿恩詔自天冠服有煒介爾壽祺永錫繁祉

范啓東先生贊

論高而確行峻而誠士林之特藝苑之英許劭所在月  
旦有評黃荃崔白亦齊其名噫此都人大夫所重而爲  
吳東南之范葦齋先生也

中教自題兵科像贊

爾在言路人或爾怒爾方外補乃或爾許噫所謂求全  
之毀所謂不虞之譽非汝也耶

甲申自題像贊

爾癰病起爾虞謗駛惟爾一心如水如水

乙酉自題像贊

爾繡其服爾政肅乎爾金其鞶爾德完乎爾君爾親思  
立爾身爾師爾友思執爾咎庶一幅之生綃或于載而  
不朽也

亡妻金恭人像贊

我昔學官鄰汝能費翟氏之薪我忝侍從臣汝能知白

贊  
傳之貧父母姑章僉曰汝孝有子有女維汝之教汝不  
永年切我悲悼天恩薦頒千歲有耀

不  
耿恭人像贊

生碩大之宗秉儉勤之德肅穆婉愉以承以式德耀少  
君其爲女婦也皆得師文伯伯奇其爲人母也知所擇  
恩封鼎來輝光赫弈旣曰遭逢亦自平昔吾與子蓋將  
樂偕老於期頤綿福祉於無斁也哉

文山先生像贊

予嘗於京師丞相祠中拜觀遺像其一舊本意是故  
元時筆其一是近年所摹去舊本遠甚近又於張郎  
中遂處見此本蓋又加遠矣雖然圖像之於丞相其

其似不似皆未可知竊嘗有以仰窺丞相之心焉請  
爲之辭曰

宋運旣暮噫彼云何苦噫君親之故噫人臣矩矱噫一  
身萬古噫

銘

硯銘

包硯則亡吾硯則一名不務同務有其實交承君子守  
而無失噫此東廣行臺棊竹堂中之物

書廚銘

讀必謹鎖必牢收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教借非人  
亦不孝

亦不吝法書廚銘

臨必謹鎖必牢曝必勤閣必高歐陽家子克肖爾後人  
是則倣

而無失畫廚銘

看必謹鎖必牢挂必時閣必高展一卷過一朝俗客至  
莫開包

菜竹堂稿卷六

葉文莊公全集十九

